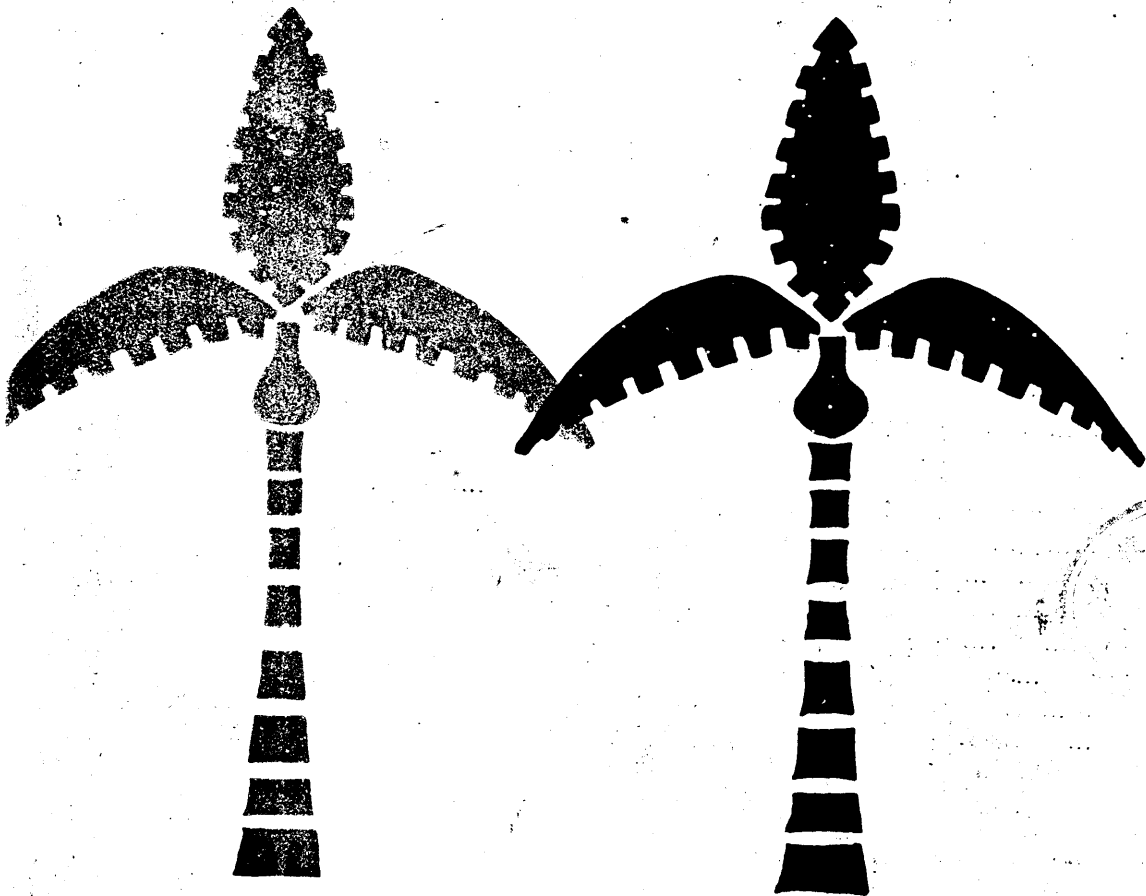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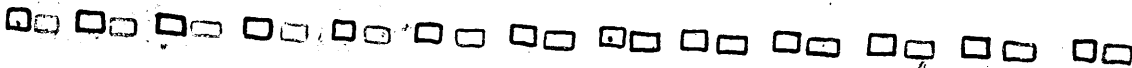


真風月刊



一九一一年一月



本刊啓事

親愛的讀者：自從蕉風發出改版啓事以後，引起了各地讀者的強烈反應；有的寫信，有的打電話，有的帶口信，來表達自己對於這件事的意見。我們統計了一下，發現讀者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的。有些讀者認為蕉風是星洲地區唯一的純文藝刊物，過去對於培養青年作家、供應愛好文學青年的精神食糧、輔助華文學習，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現在一旦改為綜合性刊物，就會使愛護蕉風的讀者和作者徬徨失措。有些讀者認為蕉風改為綜合性的刊物之後，也會使讀者得到許多利益，所以不改版，表示沒有多大的意見。還有一部份讀者，則是主張改版的。他們覺得蕉風只有愛好文藝的讀者才會愛好它，而不够照顧興趣比較廣泛的讀者的利益。我們在聽了各方面的讀者的反應以後，決定再從長來考慮改版的問題。我們決定虛心地作一次廣泛徵求讀者的意見，讓讀者來決定蕉風應不應該改版，因為蕉風一向是屬於讀者的。我們虔誠地請求讀者協助，把本期附在蕉風裏面的意見書填寫寄來，以便我們作一個精密的統計。在未決定是否改版以前，仍希望讀者信任我們，繼續支持這份刊物。

在過去漫長的五年中，蕉風一直在為愛好文藝的青年服務，這一點讀者都可以察覺得到的。但也由於這個原因，蕉風失去了一部份社會上的讀者。這對蕉風的銷路來說，也是一個損失。如果蕉風能改為一個綜合性的刊物，增加幾千個社會上的新讀者是可能的。此外，我們應該坦白和衷誠地告訴讀者，蕉風的各種成本是太高了，收支無法平衡。而這種平衡對一份有心為讀者服務的刊物是應該做到的。蕉風有一本正刊和一本中篇小說，這兩本東西的成本是一般大的，有時中篇小說甚至高過正刊。有些讀者雖然提議取消中篇小說，但我們知道喜愛中篇小說的人很多，我們絕不願使這一批讀者失望。親愛的讀者，請你們想一想，兩本刊物併在一起只售三角錢，這在星洲地區是沒有先例的，即使香港出版的也不多见（按：香港印刷成本比星洲低一半）。所以，如果要使蕉風維持純文藝的內容，讀者每期須增加一點義務大概是難以避免的了。那就是說，原來的定價三角，將改為日後的四角。我想，每個月增加一角錢的負擔，對任何一個人都不是為患的。而對蕉風而言，將是一件重要的事。許多讀者也許不明白刊物的困難，以為一本四角錢的刊物，就十足收到四角錢。如果讀者知道批發價只有定價的一半，你就知道刊物是多麼難辦了。何況刊或在發行的時候，還會發生許多損耗，而這筆數字也是很可觀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光是增加一角錢的負擔還是不夠的，我們仍得呼籲所有的讀者站在愛護蕉風的立場上，介紹一些新的訂戶，或者把蕉風介紹給你們所能影響的朋友。在這種情況之下，蕉風就不在乎有沒有廣大社會的新讀者了。最後，我們希望讀者支持蕉風，維護蕉風，鼓勵蕉風，使它能在讀者的心血灌溉之的繼續成長起來。某大詩人有這樣的名句：「你會一度愛護它，就該永遠愛護它！」

蕉風月刊編輯部謹啟

本期目錄

本刊啓事.....編者 (封二)	沙礫的腔調 (詩).....閃亮 (15)
婚喪大典 (散文).....徐速 (3)	晚年 (小說).....區璣 (16)
你的名字 (詩).....黃戈二 (5)	沙灘上 (外二章).....林莪 (18)
黃葉 (詩).....王淡寧 (6)	晨歌 (詩).....李巍 (18)
平凡的巴羅 (散文).....集點 (7)	詩人 (詩).....林蕙 (18)
苔蘚 (散文).....魯莽 (8)	倔強的生命 (散文).....趙深 (18)
苔銀睡鞋 (詩).....瘴弦 (9)	瀑布 (散文).....王驥 (18)
心曲 (書簡).....于青 (10)	亞答樓隨筆 (雜文).....新客 (19)
烏鴉 (散文).....山芭仔 (10)	蝴蝶 (散文).....君紹 (20)
喀爾巴阡山的玫瑰 (童話).....比爾·卡瑪拉 (11)	我中福利彩票那天 (小說).....方大靖 (21)
神燈 (散文).....舍格 (14)	讀者來函..... (封四)
遊萬拉峇魯 (散文).....林楓 (15)	

附 中 篇 小 說 一 冊

拱 橋.....郭衣洞

獻書者：
張夢清

日期：
3/6/2000

大典

徐速

早晨參加了一位長者的葬禮，晚上又去慶賀一位年青朋友的婚禮。回家後，除了感到疲倦，既沒有喪事的悲哀，也沒有喜事的興奮。這不單我的感情麻木了，而是這些婚喪大典絲毫引不起精神的刺激作用。

先說喪事——閃爍着紅紅綠綠的霓虹燈的殯儀館，遠遠看去，幾乎使你誤認它是普通的旅店的招牌。所不同的，這條街道旁附設許多賣花圈的攤位，一踏入街口，賣花圈的小伙計一副笑臉迎上：

「這不是姓張的？姓李的？上款都寫好了，十塊錢，够平吧？」還沒有等到我看清面前的貨色，又被漏漏的聲音吸引了：「賣五元，紙花的，馬馬虎虎得了，你出多少？」

既然這生意，當然免不了討價還價。但是，這情形很尷尬的，當你看到那個也快要進棺材的老頭子，提着蘸滿了墨汁的毛筆，貪婪的看你付完錢，迫不及待的等你通名報姓，落下款，你便會感到這世界上最冷酷的買賣。後面賣花圈的客人又擠上來了

，於是，只有衝出重圍，逃難似的跑進殯儀館。說殯儀館像一個旅店，真是很妙的比喻——這是名符其實的死人旅店啊！

司關者首先問你尋訪的「客人」，然後毫無表情的告訴你房間號碼，只差給一把鑰匙，否則，你會懷疑弔喪的人都是來開房間的。

坐電梯上了二樓，按着房間的號碼找去，喝！這一下可使人眼花撩亂了，每個房間都亂烘烘的，張家的花圈可能擺在李家的門口，李家的輓聯也可能貼在張家靈堂的外牆上。如果從輓聯上的稱呼作為尋找的目標，你可能弄出誤會來的，分明這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怎麼變成花信年華的小寡婦呢？

好不容易弄清了我要去的靈堂，培養好一副悲戚的表情。本來，這副表情不要臨時培養的，M先生是我平時尊嚴的教育工作者，他做了幾十年中學校長，可是，香港學校的校長，也只是替校工打工的夥計，所以身後仍然很蕭條。當前天聽到他的噩訊時，我還忍不住流了許多眼淚，可這當前的景象，却使我無動於衷。

一進門，那裏像辦喪事的？簡直是開座談會，照樣的簽名，照樣的注意空位，與我打招呼的不是死者家屬，也不是治喪委員會的管事人，而是一個不大相熟的跑保險的經紀。

「喂！老兄！久違，久違，你好，你好！」說着一張名片送過來，接着這一副酒媚的笑容。

當我來不及敷衍「託福，託福」時，肩頭上又重重的被人拍了一下，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闊別的老朋友。

「啊！我搬了家，你的電話號碼忘了，上次W談到你，咱們計劃辦一個刊物，你老兄一定要來相助，打頭陣，稿費嗎——他低聲的附在我的耳邊：「別人一千字五元，你的綠背一張……」

「喂！那一邊有人向我招手了：「這裏，這裏！我知道你準來的，看看三缺一，老趙，老馬，嗯！還有老馮的女朋友！」經過一番介紹，老馮的女朋友扭扭捏捏的伸手出來，我只感覺一點點奇光異彩，不由得注意那纖纖玉指上鮮紅的指甲，藍寶石，黃戒指，黑瑪瑙，白鑽石，還有腕間的翡翠綠的玉鐲子。

鐲子。暮的記起來我這再喪的，這裏不是交際場所，悚然擺開玉手，整理衣襟，大踏步走向靈堂的前面，聽着口令式的喊聲：「一鞠躬，再鞠躬……。家屬答禮！」

躲在角落裏的家屬看到了，大概這哭泣過度了吧！現在已經面容木然，旁邊一個穿着黑衣的女傭，正打開熱水瓶。

「姑婆，喝口參湯吧！養養神……。」行完禮，本來也想去勸勸M先生的未亡人也喝口參湯，但後邊行禮的人羣又擠來了，身不由己的順序向後走，但我忍不住為着這羣人們的服飾吸引了，——長袍馬褂，西裝革履，短打唐服，花花綠綠的夏威夷，低領口的女裝T恤，以及瘦如豬腸的牛仔褲子。

再也不敢回到那一羣幸災樂禍的熟人的地方，故意揀一塊全是陌生人的座位，凝神注意靈堂前的擺設。

這是一長方形二十乘二十五呎的大房間，四壁掛滿了輓聯，沿着牆密密麻麻的掛滿了花圈，我親証實我的花園究竟送來了沒有？但，這麼多，根本無法尋覓的。

我不知道這房間究竟有沒有窗戶，只感覺一陣陣熱浪襲人。「冷氣開大一點呀！」座旁有一個中年人，操着四川口音的國語，對他的同伴咕噥着，一面解開油膩膩的襯衫領子。

「見鬼，一他的副司詞帶似的

點點頭，噴一口烟，索性解開黑膠網唐裝的鈕扣，從褲帶上抽着一把扇子。這一搗，起了帶頭作用，不一會靈堂裏彷彿飛舞着幾十隻大蝴蝶，本來靜止的汗氣，酸氣，烟氣，狐臭味，這一來可攪得均勻了。

本能的掏出手絹，捂住鼻子，但一類，這樣太不禮貌，只能低下頭在鼻端上揉來揉去，裝做傷風的樣子。

我不知道我的動作有什麼滑稽，但前後左右有好幾隻好奇的眼睛睜着我，一個嬌小的聲音低低的說：「這位先生哭了呢？」

「哭什麼？那女人身邊的男子，看樣子像黑社會的人物，不的吐了一口痰，用腳踏着：「人家的兒孫福成都不哭，這傢伙裝蒜！」

「人家當然不哭啦！」女的說：「老公上天堂，享了福，比活在這世上好多了！」

「我就不信！」男的輕輕的咳嗽：「一死百了，有什麼天堂！」

「當然你不信，」女的說：「你害怕到地獄去受罪！」

台上站了一位神父，和幾個穿着白袍的唱詩班。

不許我再思索下去，一個司儀的人出來報告，教大家跟着合唱。

與其說是合唱，倒不如說是台上那幾個人表演，下面的和聲也

都從一個角落裡發出來的，其餘的跟着哼，爲了尊重死者的信仰，我也只好跟着哼。

好容易跟着哼完了，我注意身旁那一個個男女，女的愁眉苦臉，正在數一個個唸珠唸經文，那男子的表情很奇怪，一會兒又咬着牙齒，好

像要與人揮拳相對，原來早已脫下鞋子，偷偷的在捏他們的香港脚。

正當我看得出神的時候，一股奇臭的脚氣衝過來。

在我右旁的那位四川人掀了掀鼻子，急忙燃起了大烟斗，噴出一口口濃霧。

「還有啥子新花樣？」穿黑膠網的男子又開腔了，向他的同伴說：「你懂得洋和尚唸的啥子經！」

「大概這金剛經吧！」他的同伴接着說：「要聽唸經，還是我們成都的道士好！」

「M先生幾時吃教的！」我傾耳細聽，這正是我想知道的疑問。

「他太太是基督徒！」那四川人吐一口烟，微笑的說：「他太太想叫他去美國，逼着M先生進教，進了教，去美國就便當多了，傳教的都是人家花旗佬，只要搞好關係

就成，至於什麼時候又改信了天主教，這就奇了！」

「這有什麼奇怪，」穿唐裝的咳嗽一聲：「擄世界嗎？要不是這樣，M先生進墳場可不容易咧……」

越聽下去，越覺得心煩，神父在台上講什麼連一句話也沒聽見，直到我開始注意時，一聲「阿門」，台下的觀衆開始咳嗽了。

接着這宣佈瞻仰遺容，大家排隊進入靈堂裏，向死者告別。

胆小的婦孺自然不敢進去，一下走了走了一大半，進去的都上了年紀的。

我幾乎不能辨識在棺材裡躺着的就是幾月前還在座談會見到的M先生，他身穿黃袍，頭戴瓜皮帽，脚登厚底靴，臉上撲上一層厚厚的粉，連一點病容也沒有，最滑稽的嘴唇上還搽着鮮艷的口紅。

「這簡直是侮辱！」當我看到這樣的遺容，心裡倒不覺惡感，而是憤怒，庸俗可惡的化妝師，真是豈有此理。

大家都不說話，眼睛裡都露出驚奇的神色，沒有一個人落淚的，我不怪這些人吝惜感情，連我在內，面對着一個陌生的雕像，無論如何跟悲痛是連接不起來的。

祭中的禮儀完畢了，走出殯儀館，鬆了一口氣，看到門口蹲着十幾個瘦得像乞丐的樂隊，大約是等着送葬的。

我再沒有勇氣去送葬了，我不願看到M先生再一次受人擲槍。

這葬禮！這是文明的葬禮！比在飛機場，輪船碼頭送行的人情味還不如……

在路上遇到幾位朋友，一位是書店經理老李，一位是報館寫評論的老王，一位是小吳，剛從巴黎回來的詩人，我將我的感想告訴他們，老李微笑的說：「何必這樣認真呢！你知道那些送葬的人在想什麼！」

「想什麼？」我說：「他總比我們不同吧！他們的家屬，是同事，同在一間學校教書，一個教育工作者如此下場，免死狐悲，他們也應該傷心的！」

「笑話，」老李幾乎笑出了聲音：「才不是哩。我對他們的學校內幕很熟悉，我也知道他們想些甚麼，M先生病重時候，就有了暗盤，誰擔任他的位置，誰補充自己的位置，每位够資格的教員都在想，每個人都有適合推荐的朋友，他們看到棺材進了土，也正如就要看到一張桌面上將要翻開的底牌！」

「要是在法國就好了！」小吳嘆息的說：「他們可以僱一批人來送葬，錢越多，哭聲越大，至少不會這樣冷冷清清的！」

「不！冷冷清清的豈是個社會，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這不過是物質文明的小悲劇！」老王乘機發揮他那評論家的見解了：「我敢打賭，這樣的文明發展下去，等到我們死時，可能一按電鈕，這邊斷氣，那邊就變成骨灰，裝瓶，打包，編號，一個鐘頭內就解決了，因

為誰也沒有時間，去管別人的死活，如果你富於感情，請你在電台上點一支歌，或一個曲子，不一定要追悼性質的，藍色多爾河也可以，查查舞也可以，反正要你聽，死人聽不到的……

「啊！我們也要去的！」老王看看錶，一手拉住我：「算了，咱們找個地方休息一下，我請客！」

你的名字

黃戈二

你，我的朋友，

當我憶起和孤單時，

我常呼喚你的名字。

在高山和低谷，

我曾力竭呼喊，

回答的是譁笑的回音。

陰霾的夜幕低垂

我呼喚着你的名字；

呵！含着淚眼的星星，

沒有話語回報我的聲音。

我的名字將消逝，

你的名字將因我而保存；

我的朋友，當這詩篇完成了，

這世間難道依然枯寂？

不由分說，老王叫了一輛「士」，四個人上了車。老王手一指：「大華！」

又這一堆擁擠的人羣，戲院正在上演BB小姐的片子，小吳告訴我：「老王昨天在馬場頗有斬獲，今天請客是有原因的，他買的獨贏是四號，所以碰到四個人就要請客，那匹馬名叫諾貝爾，恰好你是寫文章的，好兆頭！」

銀幕上的活動我實在沒有心思欣賞下去，只覺得四周一片黝黑，我想，M先生現在也是活在黝黑空虛的世界裡吧。

看完了電影，恰好是七點鐘，正是小陳喜帖上入席的時間。

原諒我一句不吉利的話，小陳婚禮的情形，形式上有些殘廢儀館。

大概是好日子，這家菜館的一個大廳，接受了三家喜事，門口擺了三張簽名桌子，我們簽完名，才知道弄錯了，因為那家也是姓陳的，擺在桌前的木牌上同樣的寫着「陳府喜事？」

評論家的題材來了，他指手劃腳的教訓菜館的女招待：要他們學荷上門牌的編號辦法，在牌子下面加上陳府A，陳府B，喜帖上也應該印明A B的字樣，免得弄不清楚，亂吃一頓。

「好主意！」菜館的「部長」和老王認識的，向他恭維說：「你的高見真合乎科學精神！」

「當然，這字頭一切都要用科學方法！」老王得意洋洋的說：「

要我結婚，我就要實行對號入座

的辦法，免得這樣一團糟！」

提起編號，倒是提醒大家對座位注意，到底小吳在法國酒吧裡有過經驗，眼明腳快，一下子就找到靠近窗下的四個位置。

座位上先來了一個客人，大家都不認識，沒有人介紹，誰也不願先打招呼，看情形很像在茶樓裡「湊檯子」，我希望小陳來替我們介紹一下，極目搜索，怎樣也找不到他的影子，桌上一位太太說：「現在年青人真不行，新娘子到這個時候才去燙頭髮，新郎可要急死啦！」

「這算什麼！」胖太太身旁的胖先生搶着說：「這兩天的金價才真的急死人，大漲大落，簡直是開玩笑！」

「這跟國際形勢有關係！」另一個瘦瘦的戴眼鏡的形狀很像眼鏡猴的先生開了口：「我看有人背後搗鬼，你說是不是！」

「只有一部份可能性！」我們的評論家忍耐不住了：「主要是美國大選——」

「眼鏡猴」向評論家擺擺手。「我看赫魯曉夫到聯合國也有相當關係，蘇聯也要在經濟戰上露一手，經濟政策還是跟着政治走的，我看明年免不了有點麻煩，西德，剛果，巴西，南韓，還有台灣海峽！」

問題一下子變到國際情勢上去，從剛來到台灣，範圍很廣，時間又是「明年」，這樣，參加討論的人更多了，誰都是預言家。這樣

一來，我們的評論家反而顯得黯然無光。

在熱烈的發言中，孩子們一聲歡呼：「新娘子來了！」

果然新娘子穿着一套古老樹，低着頭，由許多人蜂擁的走進來，小陳却是一身燕尾服，戴着高帽，一手攬着新娘，一手揚着白巾，神氣活潑的，作出明星狀，很像我們剛纔看的電影上那個洋騙子的神情。

鎂光燈一閃一閃的，新娘子在這個時候再不扭捏作態了，臉上立刻露出微笑，故意偏一點臉，將左頰上那個酒渦現出來。

婚禮開始了，司儀人報告節目時，說出一場除興，因此，大家對那些主婚人証婚人致詞，都希望快一點，幸好他們也很識趣，一個沒有講，一個啊了殘聲，大家一鼓掌，他就乘機鞠躬下台，整個婚禮進行不會超過二十分鐘，我們的評論家大為讚賞：「效率第一，合乎科學精神！」

「來！來！」胖先生向着烤鴨舉起筷子：「我們對這個也要講求效率！」

大家一面吃，一面等着看除興節目，表演的是一男一女的洋人，女的穿三點泳衣，男的穿的和小吳一樣的禮服，拿着鞭子不停的抽打女的，女的作逃避狀，而又不不停的向客人作媚眼。

胖先生搖着頭說：「小吳真滑頭，應該來點新鮮的玩意，這個我昨晚上看過了！」

「你昨晚才來的！」胖太太怒目而視，一下子就將胖先生筷子上的肥肉夾下來：「好啊！」你還說在開會哩！」

「不！不！」胖先生連忙改口說：「別誤會！太座！我這昨晚看的那場電影，看電影嘛，片子都是經過政府檢查過的，你放心！」

「現在的檢查制度真有問題！」「眼饒猴」故意扯上另一個問題，胖太太也立刻向他遞過一道嚴厲的挑戰的眼光。

「當然有問題，我們婦女會就要向他們提出抗議！」

「不！不！」那位戴眼鏡先生苦笑的說：「我說的不是馬虎，而是太嚴，我們公司辦的幾部片子，到星加坡就沒有通過，說什麼有黃色毒素，不適合青年人看！」

「對！對！」胖先生舉起杯子：「諸位！乾杯！乾杯！這黃酒很不壞！很不壞！」

「什麼黃酒，」胖太太的眉毛向上飛：「我聽到黃的就討厭，你不會說『紹興酒』，花雕也可以！」

「好！好！」胖先生故意裝作難於下嚥的姿態，順勢向衣演場上一瞟眼，恰好是那個男的一鞭打在女的屁股上，胖先生伸一伸舌頭，「眼鏡猴」擠擠眼，一咕嚥吞下一口酒，情不自禁的笑起來，「啊！這杯酒，痛快！痛快！」

表演在很痛快的情形下結束了，接着，新郎和新娘過來敬酒了，我們這才算見到請客的主人。「賞光！賞光！」小陳舉起杯

，向大家打招呼，然後走到老李面前，附着老李的耳朵，咕叻了一會，我只聽到最後一句：「好！當然是一言為定！」

等小陳走後，我向老李說：「你們到底這生意人，婚禮上也在談生意！」

「當然！婚姻就是一種商業關係！」

「你是說家庭的經濟關係，這不算！」

大概是老李有點驕意，毫不避諱的向同桌人宣佈了小吳的秘密，原來新娘子是小陳的老闆的乾女兒，如小陳答應這宗婚事，下個月就可以升一級，薪水也增加一倍！

「這小子真行！」「眼鏡猴」喝一口酒，豎起大拇指，却轉回頭來向胖先生和胖太太神秘的笑。

「但這也不能抹煞他們雙方的愛情！」我們的評論家立刻下了評語：「至少，女的一方的愛情是真實的！」

「真實的？哼！」老李欲言又止，喝一口湯：「在這裏談不方便，改天我告訴你！」

「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胖先生也嚇得半死了：『小陳的老闆是我的老友，這件事向他！』胖先生指着戴眼鏡的說：『是他出的主意！哎！』」

要不是胖太太死勁的捏一把，胖先生就可能將這個秘密和盤托出了。

「哈哈！哈哈！適獎，適獎。」眼鏡猴一陣乾笑，舉起酒杯：「兄弟

敬各位一杯，先走一步！」

「齊走，一齊走！」大家不約而同的站起來，禮堂上是一片騷動，小陳早已站在門口等着，和客人機械的微笑，機械的握手。

「這這麼一回事，」在禮堂的馬路上，老李告訴我：「小陳的新娘子名義上是經理的乾女兒，其實是他經理的外室，最近被太太發現了，大吵大鬧，經理沒有辦法，才湊合跟小陳結婚的！」

「那那！」我們的評論家嘆口氣：「這關係比國際局勢還複雜，小陳很像犧牲的落後國家！」

「小陳也不吃虧，」老李笑着說：「他在鄉下早有了妻子，而且

是三個女兒的爸爸！」

「那不是犯了重婚罪？」我問

「三方都說明了的，正如經紀人拿佣金一樣！」

「如果女方告發呢！」老李瞪着眼睛說：「她本身就犯重婚罪，她的丈夫現在還按月向她支薪水！」

「啊！當我搞清這糊塗的關係時，不由的生出一陣反感，業然評論家先我而提出抗議。」

「什麼，我們來參加這次婚禮不是侮辱麼！他們演戲，要我們當活動佈景！比聯合國大會欺騙那些小國還不如！」

「所以小陳說他要請客，請你們這些搖筆桿的朋友吃飯，不要在報紙上發表出來！」老李說：「你

們沒有聽到一言為定那句話！」

「這算什麼！」小吳微笑起來：「你們少見多怪，要是在法國，這根本不算什麼秘密，那個男的沒有外室，那個女的沒有情人！」

「那不能這樣馬虎！」老李說：「這比買一場大冷門還利害，走，咱們到小陳的旅館去！」

我婉拒了他們的好意，獨自跳上巴士。

在過海小輪上，海面上起了一層濃霧，霓虹燈放出隱隱的光芒。我親，讓濃霧瀰漫這世界吧！這穿着文明外衣，而骨子裏醜惡的東西。

黃葉

王淡寧

黃葉吻別了老樹枝桠，
一張又一張隨風舞蹈；
記憶追逐那載夢的帆，
往事一串又一串湧現……

× × ×
黃葉吻別了老樹枝桠，
一張又一張隨風飄舞；
心靈追逐那載夢的帆，
鄉愁一縷又一縷縹緲……

平凡的吧羅

· 集 點 ·

××：你要我告訴你這裏的美麗，我辦不到；我真的過意不去，一個人竟不明瞭自己的出生地；對於這山城，我說不上愛，但假期裏我總是愛溜回來「蟄居」。你知道，筆墨是不能做甚麼事的，你要知道個徹底，來這裏用自己的眼睛看吧！

你要來的話，我勸你最好是坐火車來。早晨八時，你在星洲上車，到這兒還不到十一點，離吃中飯的時候還早呢！乘巴士來當然也可以，不過可沒有那麼簡便了。你到新山最少就要換一次車，打新山到亞淡又換一次車，要從亞淡坐上車才到呢！

打開地圖，你會發現這個小鎮位於從永平那條公路支綫的終點，是個永遠不會興旺的地方！你到了這裏（不管你是怎樣到這裏的），這山城給你的第一印象就是古老：這裏還沒有三層的建築物，店舖都是很舊的，而且舖子也只有三幾十間，街上不但汽車少，行人更是一目了然。

假如你想要獵取風景鏡頭，並且這樣問一個行人：「那裏最美啊？」對方一定只對你聳聳肩膀就走開了，你一定得不着答案。

不錯，這裏並不旖旎，這裏並沒有令人流連的好地方。但你一定要親過這裏的「美景」才過癮的話，我到可以暫充時的導遊。這美景相信還沒有多少人賞識呢！

我們出發去遊山了。我們沿着火車站直上，到了郵政局，再往左邊那條不大不小的路拐上去，我們就得上這小山了。眼前東一堆東一簇的脩竹，給冷風拂撼得「唏噓」地響。

「這裏不是一片茅草芭？」你會這樣問。

是的，這裏的茅草長得茂密極了。

這時，你開始覺得眼前的景物有點異樣了，你覺得世界變了。

那邊方的山十足像個臥着的少女的溫暾，天邊的白雲豈不是她的披紗？呵，脚下那密密麻麻的椰林中點點滴滴的白錫屋子；呵，這真武陵園，這是武陵園！呵，清風的絮聒撩得你心頭一陣痛快。你凝住了脚步，你竟凝住了脚步！你竟羨慕山間的農人家家的幸福。

我們再向前走，我們漸漸下山了，這時眼前出現「靈山寺」的匾額，你才注意到自己已走得滿頭大汗了。於是我們向那廟堂走去，我們坐在院子裏眺望，你發現這裏的景色也很不錯。

你一定奇怪這樣的景色何以沒人欣賞；其實這並沒有甚麼奇怪。住在這裏的人絕大多數是割膠工友，你想想，他們會有閒情逸緻來遊山嗎？

你問我這山的名稱，我不能告訴你，其實我自己也不知它叫甚麼名稱，也不會聽過別人叫它。你就叫它「無名山」好了。

山城對於你是生疏的，你一定不習慣這裏沒有自來水，你也一定不習慣這裏時亮時昧的電燈；但山城的人們並不引以為憾！有電燈就比用煤油燈好多了，自來水池的工程不是開始了嗎？白天，你一定不習慣這裏有太多的蒼蠅。夜晚，你一定不習慣這裏多而凶的蚊子；本來你打算看看書的，但蚊子一味向你亂撲亂叮，把你的怡然心情驅散到九霄外去了，於是你只好跟我上街去。

若這你高興，可以到那唯一的影院看一場廉價戲，或是上青年會看看人家粵音歌舞，或是漫無目的地在那僅僅的兩三條短街走了徘徊。假如你口渴了，我會帶你去喝一杯可口的印度冷飲；假使你餓了，戲院旁的馬來沙爹的味道真不錯。九點過去了，街坊更是蕭條；你一定不習慣這裏的清冷與沒有霓虹燈，因為你是在熱鬧的都市長大的。

第二天，你的遊興還沒有消去的話，我將帶你到橡膠園去巡禮。橡膠對於你不是陌生的吧？這裏才好玩呢！你要到橡膠園去是不會有人來干涉你的，只是蚊子會毫不放鬆地跟踪你。

你隨意走在淒涼橡樹林裏，你可以看人家割樹膠與跟他們交談，或是看人們拾柴；如果你童心復現，檢那些斑花的樹膠籽來玩也是蠻有趣的。

你想玩籃球、羽球、乒乓、足球都有地方，只是設備不完善罷了。倘使你對這些球類都不感興趣，那麼我們騎腳車遊園口去。這是個被小園口包圍住的山城，這些園口路你走一天也走不完。你到園口去，一方面可以因山路的崎嶇而鍛鍊自己，一方面可以隨便看園口的風土人情。

當你要回去了，你一定說吧羅是個極平凡的山城，你一定說我說過的話：它並不可愛。我已說過了：筆墨是做不了甚麼事的，你要事先弄個明白，有興緻就來吧！



魯莽



在陰暗潮溼的角落裏，在河岸突兀的岩石上，你祇看見過一種低賤的、不爲人們所注意的苔蘚吧，一片青苔地鋪貼在斑斕的水漬上，頑強的自生自滅的苔蘚？這是一個生命的悲壯的奇蹟：一類有生命的種籽，掉落在有土質的地方，即使缺乏陽光，即使土質稀薄瘦瘠，它也不會因而癯斃死亡的；求生的慾念強制它要掙扎，要發揮生命所賦予的活力——萌芽、生根、繁殖、勇敢的傲立在廣漠的自然中，使你驚異生命的擅運這一個崇高的、無價的理想。

苔蘚就是這麼的一種平凡的，被人輕忽的低等植物，生長在山洞中幽黯的石壁上，生長在偏僻背陰的角落裏，生長在沒有人同情的地方；它們起先只是一個個纖細的小點子，怪可憐的盤據在石壁的縫罅處或磚塊的邊緣上，作爲繁殖的根據地，然後慢慢地蔓延擴展，一簇一簇地沿着四周生長，漸漸縮短各焦點的距離，連綴成毛茸茸的一片，給光禿禿的岩石披上生命的色彩，給單調的徑邊繪上希奇的圖案，給古老殘破的牆根塗上盎然的綠意，予以青春的象徵！

雖然，苔蘚沒有姍紫嫣紅的花卉，沒有沁人心脾的芬芳，更沒有蒼勁的枝柯和深埋泥土裏像虬龍盤踞似的根鬚；但僅憑藉着那些短小細微的假根，苔蘚倔強的攀生在堅硬的頑石，這是自然神奇的力量麼？雖然沒有沃土的滋潤，沒有陽光

的薰陶，唯一的是一片脆薄的由雨點沖積成的泥漬；但它一樣的生長茁壯，撐起翠綠的小莖，翠綠的細葉，相因依的叢生着，整齊得像一張名貴的絨毛氈，閃着綠色的光芒，這是生命力的強韌麼？在我的想像中，那清鮮的色澤，那一叢叢纖細的綠葉，正如是從那沒有生命而又彷彿具有無窮生命力的石塊裏迸發出來的，是剛毅的精髓！

不是我故意褒揚與貶抑，也不是我存有偏愛的心，這是一個確切的事實：供養在暖房溫室裏的奇花異草，就如有如虛浮軟弱生命的，有着嬌脆的性質，如同那嬌生慣養、沒有經歷人生艱險的旅程的主人；生長在高嶺絕壁上的巉岩旁邊的小草和小樹，就如有如堅韌的生命的，飽受着堅忍反抗的意志，如同那剛固的巉岩漠然地接受罡風凌厲的熬煉。是因爲如此，所以在那沒有艷麗花木倩影、頑黠的野草不能逞雄的沙漠上，在那終日風沙飛颺、廣漠得沒有邊際的沙漠上，從古以來，不一直只屹立着仙人掌孤獨的身影麼？而謙卑渺小的苔蘚也如同那突兀的磐石，經得起危難的考驗，默默地生長，默默地繁衍；那荏弱的小莖，在凌雨的摧殘中，都化成坭泥而不動搖的軀幹……

在我每天出門經過的路途上，有一座鋼骨水泥建築的無名橋，像巨大粗壯的路膊，莊嚴的橫跨在鶉唼河的奔流上，拉攏了陸地與陸地間的裂

痕，聯繫了沙坪和陡坡的距離，巍巍的屹立在那片空漠的廣場邊緣上，向永恆的自然展示人類創造力的偉大。兩排整齊的欄杆，這頑強的粗壯輪子輾得粗糙了的橋身。只是殘缺了，有兩三根撞毀了，留存着生了鏽的鐵條；當年新穎雪白的墜土，已經斑斑點點的，那是時光的洪濤所繪下的標誌，如風燭殘年的老人，頹角堆起的褶痕。走過無名橋，爬上橋畔的那個傾斜難走的陡坡，就是一片彎彎曲曲的羊腸泥徑，蜿蜒的偃臥在一個荒廢的果園蒼鬱的綠蔭下，據說穿向園盡頭，可通達巖莊的柏油路和一個熱鬧的小市鎮。

無名橋確實砌得相當雄偉鞏固，四個粗大的橋墩從奔騰的河面伸起，高高地撐着一段狹隘的橋身；橋墩上端嵌住欄杆的部分是圓形的，漸漸向下彎曲，也漸漸潤大，展開成半個扇形倒插在黃濁的河水中。因爲地勢的關係和水位的懸殊，橋墩與橋墩間還建起一個不很大的水閘，盈盈的河水從水閘沖瀉下來，衝擊着河底嶙峋的礁石，恣意的沸騰激盪，憤怒的咆哮濤鳴，嗚嗚嗚嗚的飛濺聲，彷彿千軍萬馬凌空奔騰，氣勢雄壯渾厚。啊！你來往於無名橋的人們，誰不驚異讚賞這奇妙在壯美的大觀，懾服這震撼心弦的濤聲？我想起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站在無名橋上，對它投下第一眼——朝暾平貼在陡坡上的老風律樹背，透過來的幾縷黃澄澄的金光，撒落在欄杆外的綠草上；紫藍色的氤氳雲霧，把遠處的藍天、高山、樓房、電台織得朦朧如夢。我揚起頭，一個年邁的老人正閒散的依在橋欄上，曳着細長的絲綫，讓輕盈的浮子飄落在怒波中，這真像詩人冥想的境界麼？我無限的驚異這橋畔的優美，但更使我驚異的是：我在水閘旁邊發現一片整齊的苔蘚。

水閘旁邊的橋墩上的苔蘚是美麗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分貼着，暈半浸在水裏的石塊也榮幸的沾染了幾片，掩飾猙獰的面目，茸茸的閃着綠色

的光澤，怪誘人的。但你可別以為它們靜處鮮有人跡的角落是荏弱的表現，我看過一陣豪雨的蹂躪後，河水陡的上漲了，怒濤更任性放肆了，挾帶着上游的泥沙湍急的瘋狂的淹沒了礁石，淹沒了苔蘚；它忍受着雨點得意的揶揄，怒濤鄙視的奚落。泥沙泡沫狠毒的詛咒；我也看見河水退了，怒濤平息了，苔蘚完整無損的緊貼在橋墩上，細小的軀體上沾黏着泥土，暗示那是戰勝獲得的勳章。繼續的冀求那永恆蕃衍的理想，微笑着目送隨水漂遠的落英。

不知是苔蘚的綠的招引呢，還是我喜歡那明亮的綠。但有一點事實是可信的：苔蘚給予我珍貴的啓示和堅毅的信心。因為我是人，人的肉體軟弱。人的生命渺小，人的靈魂虛浮，除了意志便沒有什麼能和宇宙任何抗衡，就這一根纖細的藤蔓、一粒微小的砂礫也會使你絆倒，更況且是自然與人類的打擊，和一陣陣駭人的狂風巨浪？一陣嘹亮而震人心弦的騷歌，如沉雷驟雨，驚醒了我溫馨的夢；我困惑，我失意，我趨避；但我猶能在憤懣中慰藉自己，因為我有一馨絢麗崇高的憧憬，我有一顆純潔如素紙的心呀！

「去吧，勇敢的接受生活的考驗吧！」我年輕的心這麼說。我自信而又迷惘的踏上漂泊的道路。當我的足跡停留下來，當我可以睜開眼打量自己的時候，關懷我的夥伴遠離了。溫馨的夢和美麗的憧憬也該定幻滅破碎的時候了；幌動我眼前的是各式各樣陌生的臉譜，榮耀在我耳鼓裡的是粗獷的呵斥，更可怕的是那挪揄的冷笑，像驚濤駭浪的乾號，使我的心直感到一陣陣劇烈的疼痛與戰慄。

是這麼一次：一個無情打擊，一個侮辱的譏諷衝着我說：「哈哈，青年人，你不滿這空氣的生活？你有反叛的意志麼？好吧，你說你有豐富的學識，我很樂意你滾樊籠，去做你的荒唐的夢吧！」像做了一場驚悸的噩夢，從一個歡樂的天地中掉進痛苦無底的淵藪裡，我變得從來沒有那

樣的消沉，世間的一切也跟着變了，變得以前沒有那樣的陌生冰冷，像空虛空虛罕有人跡的亘古的窮荒，但四周依然湧着紛擾煩囂的聲浪。我是多麼需要片刻的靜謐，讓激動的情緒獲得暫短的憩息呀！

就這麼樣，我孤獨的來到了無名橋，我怎樣來呢？我茫然，我摸不清自己來到奔流上的目的是甚麼。我想：在情感衝動的駕馭下，人們的舉動和意念常常是不可思議的，我來到無名橋或許也是這麼一個不可思議的問題吧？在璀璨的夕陽擁抱中，橋墩上的苔蘚似乎特別美麗，特別鮮綠，深深地接受殘陽吝嗇的熱吻；那塊半泡在水裡的岩石，原是斑斑點點的，也蒼衍擴張了，和橋墩上的連成一體，它們都長得更茂盛堅強了，誰說它們的生命是卑賤的苔蘚把強毅的信心給予我，是這卑賤的苔蘚使我領悟在一本書讀過的話：「蒼白的生命需要絢麗的愛憐，平淡的生活那能沒有一點波濤；冀求與失望像兩支小刀，輪流地在你的頭頂刻下不同的音符，如同每一個樂章都應該有抑揚頓挫，才不會使人感覺聒噪。」我是一萬物之靈的人類，但在某個角度來看，我竟比不上那一棵纖細在弱的苔蘚。生命是永遠充滿着希望與歡樂的，我要以希望與歡樂來治療這抑鬱的痼疾，鍍亮生命裡的每個日子，讓每個日子都像夜空裡的星星，閃爍耀目的光芒！

啊！翠綠的小生命，願借你強韌的信心，你珍貴的啓示，召喚我可驕的青春，我還未曾失落的年青的日子。

造物者永遠是仁慈的，他是一位權威的藝術雕塑家，在那亘古的時期裡，他便運用他那慧敏的靈感，豐富而多彩的想像，以鬼斧神工的手腕創造天地，雕塑山川河嶽嵌綴日月星辰；但他並不是一個容易躊躇志滿的藝術家，當他細心的端詳這草率的創作，他有一種空洞的單調的感覺，他想：真善美是藝術的生命，我怎能讓這偉大絕倫的創作缺乏明顯的主題與完美的至善的意境呢

？他沉吟的掀起了繽紛的五彩筆，以愛為主題，以愛為鵲的，開始給他的創作潤色，屏住氣一筆不苟的勾勒看，給天以明亮的藍色，給日月星辰以光輝的彩色。給山嶽著上清新的鮮綠，給花卉描上醉人的酡紅……他沒有忘記在那河岸、山崖的巉岩上，潤飾美麗的綠色，注入堅強的氣質，賦予萬物以同樣的美麗，讓它們互相掩映，互相襯托，但庸碌的人類為什麼却只瘋狂地讚美熱情刺激的，歌頌絢麗璀璨的，崇拜宏偉雄壯的呢？所以，在一個朋友訂婚的茶會裏，當一羣讚美熱情刺激、歌頌絢麗璀璨、崇拜宏偉雄壯的朋友去品評着玫瑰芍藥的時候，我驕傲而認真的指着那滋長在花叢邊緣的一簇綠色的小生命說：「在這萬卉爭妍中，只有它是最美麗最有品質的！它的美麗是淳樸自然的，它的品質是崇高強韌的。」說着，我心裏異常的歡愉，雖然旁邊有人瞪着訝異的眼光和發出難堪的嘲笑。

在陰暗潮溼的角落裏，在河岸突兀的岩石上，你祇看見過一種低賤的，不為人們所注意的苔蘚吧，一片青草地鋪展在斑斕的水漬上，頑強的自生自滅？它單純、美麗、頑強，像稚子的心，但這有誰知道呢？

銀睡鞋

沒有舵的小小銀船兒
今晚不知滑到誰的夢裏去

痲弦

輕輕地說一聲我這裏有港
却驚飛了落在那兒的金鳳凰
而我的夢裏是一片大沙漠
乏水，乏草，乏駱駝

我的夢裏沒有港
小小的銀船不遠航

心曲

· 于青 ·

英姐：

早起，漫步於庭前的草坪上，草尖上的露珠輕輕地滾落，弄濕了我的褲腳。早晨的空氣是恬靜的，好像我平靜的心田，不起一絲兒漪漣。一聲婉轉的鶯啼，從樹叢中傳來，顯得那麼清脆，那麼悅耳，激蕩我那已在蔚藍的天空巡弋的心靈，不禁溜着探索的眼光，向着屋前三四棵蒼龍的槐樹上尋覓。終於，我看見在那一枝挺拔的樹幹上，纏繞着野胡姬，潔白的花兒，團團地開着，就在那樹幹上，橫生一小枝，一隻有着黃色的胸脯的鳥兒棲息在枝頭，正挺着胸，高聲地啼鳴着。那是一個輕快的調子，還洋溢着青春的氣息。英姐，可記得去年的一個早上，我們手挽手，在自家的素馨馨花下散步。潔白的素馨馨放着，點亮了綠色的樹叢。我採擷其中最惹人憐愛的一朵，（那花瓣還沾了些晶瑩露珠），輕輕地插在你那淺藍色的衣襟上。你高興了，你說：

「白色這代表純潔的，不許人有狎媚的念頭。」那時，我已知道你早已向往於白衣使者的生活。

我說：「我更愛藍色；萬里無雲的晴空，一片汪洋大海，多使我向往呵。」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就深深地愛上了藍空和大海。

在故鄉，只要我屹立在山頭上，就能望見澄碧的蒼穹。當憂惶的日子，我愛倚依紅毛丹樹，數數從葉隙飄過的白雲。

故鄉只有一條黃濁的小河，對我這個愛海的孩子，該是多麼遺憾的事呵！直到去年，藉着暢遊西海岸的機會，才讓我第一次看見大海。北海渡輪上的那一幕，是多麼地令人喜悅，至今猶使

我念念不忘。

在飛濺着白浪花的鬬仔角邊，江老師早已摸着我心緒，含笑地問我：

「喜歡大海嗎？」

「嗯。」我說：「你呢？」

「我也愛海。」

他雖然生長在內地，然而他却在馬六甲海峽邊緣的一個江城生活了七年。那江城是以綠色的海角著稱的。無怪他要念念不忘海了。

有誰能預料到，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竟

能在那個江城住下，常常的親近大海。多年的心願，總算實現了，英姐！你會為我高興吧！

朋友們都說我越來越像你了。促成我轉變的原因，可說是境遇所造成的。自己喜歡的，又是那麼可望而不可即，一切無謂的事，却偏偏纏繞着我。何況我又是個感情脆弱的孩子，一絲兒的不愉快，就會煩惱上半年，那裏担受得起什麼打擊呢！

離家久了，不知你改變沒有？我家的素馨花是否依然盛開？

烏鴉

· 山芭仔 ·

烏鴉是寂寞的，我會如此的感悟到。

當一個傍晚，烏鴉縮着沮喪的頭對着我，盤踞在枯禿的樹梢頭，包裹在死灰色的暮靄中。我彷彿看見牠的眼睛是憂鬱的，妒嫉的和怨慕的。

突然，牠抖了抖翅膀，振翼飛向第二個日出的地方，傷心地叫喊：「呀！呀！呀！」

我握緊同伴的手。這哭喊聲緊緊的扣動我的心絃。

當我獨自在庭前躊躇，或在河畔佇立，幾隻歸鴉常在頭上飛過；黑影劃過白天，哭喊劃過靜空，我的心遂沉下了。我昂起頭，以憐憫的目光陪伴着牠們的旅途。

烏鴉是不受歡迎的飛禽，是這人世上的棄兒，當牠在空中疲倦地飛過，帶着沙啞的喊聲，人們就會產生一種厭惡的感覺，把詛咒與唾沫向牠拋過去。

造物主給牠穿上了黑色的喪衣，造物主不賜予牠好聽的嗓子。於是當人們遭遇到不悅和意外，就詛咒牠，痛恨牠，埋怨牠，誣牠為不祥物，烏鴉成了代罪羔羊了。

於是，烏鴉在這世上不受欢迎，時常被驅逐，這樣，烏鴉唯有孤獨地劃過黑灰色的天空，劃過枯禿的土地，喊着孤獨傷心的哭號，真至永遠……

喀爾巴阡山的玫瑰 (法國) 比爾·卡瑪拉

作者介紹

比爾·卡瑪拉，是法國現代小說家，生於一九一九年。他的文筆美麗、自然和純樸。他寫過許多小說，已出版的計有「午夜的雄鷄」，「女人與河」，「火屋」等長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則散見各報章雜誌。喀爾巴阡山的玫瑰，是一篇美麗的童話，其文筆之自然，結構之緊嚴，值得我們化時間去細讀的。

現在，我來給你們講一個關於米歐麗莎和她弟弟拉都的故事吧。這個故事發生在羅馬尼亞的喀爾巴阡山，在那邊很遠很遠的地方。那時候，米歐麗莎還是個小姑娘，拖着兩條像夏夜一樣烏溜溜的辮子，她那對藍眼睛就像毋忘我草的顏色一樣。她是一個活潑靈巧的孩子，整天唱着歌。

每天早晨，她和她弟弟一起去放豬羊，在路上她總要編一支新歌，教她的小兄弟唱。這些歌又好聽，又容易，拉都一學就學會了。在村子裏，那些住在茅屋裏的鄉親都

說：「米歐麗莎呀，她的歌聲比白石上的小溪還要清，比鳳尾草下的泉水還要亮，米歐麗莎唱起歌來，聲音比五月的微風吹在萍果樹的白花上還要優美。」

這兩個孩子總是到城堡厚牆邊的松樹和柏樹底下去放豬羊。這座城堡是黑熊老爺的財產。什麼城堡、田地、花園、草地，全是黑熊老爺的。連山頂上的岩石和白雪，村子裏破破爛爛的屋子，還有那些木犁、鋤頭和牲口，男人、女人和孩子，那時候統統都是屬於他老爺的。

也許只有米歐麗莎的歌才不是老爺的吧！她的這些歌老爺不會唱，他也從來沒有聽見過。小姑娘只把她的歌唱給她父親聽，唱給她母親聽，唱給她的小弟弟和別的孩子聽，她的朋友們聽。這些歌的曲子和歌詞都深深地留在他們的記憶裏。

晚上，臨睡前，大家把鍋底裏的玉米粥吃完了，米歐麗莎就編一支新歌，或者唱一只老曲子。大家都靜靜地聽她唱，因為這些歌唱的是美麗動人的事情，唱的是百合花、丁香花、牡丹花、蓮馨花，還有古銅色的玉米、金黃色的麥子。

米歐麗莎唱完了花和麥子的歌，她的弟弟拉都嚷着說：「再唱一個吧，米歐麗莎，唱一個鳥兒的歌給我聽！」

於是米歐麗莎又唱了一支歌。歌聲裏有清晨的百靈鳥，黃昏時分的夜鶯，在草原上跳躍着畫眉，飛到茅屋的狹窄窗口用嘴啄着玻璃的金鶯和知更鳥——各種各樣的鳥兒拍着翅膀，唧唧喳喳地叫着。

唱完了鳥兒，拉都又要求：「米歐麗莎，唱一只蛋糕歌吧！」於是，小姑娘又唱了一段美麗的、甜蜜的曲子，聽她唱的時候，你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大堆用復盆子、蜂蜜和荊球花做成的香噴噴的果餡餅、蛋糕和蒸餅。

可是，拉都還要她唱一支：「唱一只小綿羊的歌吧。」

於是，米歐麗莎又唱了起來：一隻隻白色和黑色的小小綿羊在草叢裏跳來跑去，跳了一會，又回到羊圈裏，睡到它們慈愛的母親身邊。

有時候，小姑娘的歌聲太響了，老祖母就對她說：「輕一點，米歐麗莎，我的小花兒，唱輕點兒，要是黑熊打這裏經過，看見我們這

麼高興，準會以為我們找到什麼寶貝啦。他準會來搶走的……」

於是，小姑娘放低了聲音，一直唱到睡覺的時候。拉都閉上了眼睛。夢之神乘着月光的翅膀飛來，把剛才唱的花兒、麥子、鳥兒、蛋糕、小綿羊都帶走了。

× × ×

黑熊老爺是一個殘暴的主人。他那高高的個子，結結實實的胳膊、凶惡的眼光、鉛一般的雙手，他的僕人們一見就會渾身發抖。

他的城堡傲慢地矗立在山谷上面，四周有高大的圍牆，上面是沉重的大石塊砌成的瞭望塔。這座城堡是許許多多的石匠，許許多多的工人做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苦工才蓋起來的。

每天早上，他的管家們手裏拿着鞭子、棍子，替他巡視農莊。農人們都得彎着腰一刻不停地幹活。有時候，黑熊自己也會突然出現，他騎着一匹黑馬，手裏揚着皮鞭，臉色陰森森的，鬍子翹得老高。

馬蹄揚起了一片塵土，皮鞭子拍拍地落在窮人們身上。連那些可憐的土屋和木屋，也好像蹲到地面

上，矮了大半截。

黑熊打完獵，散完步，就回到他的城堡裏去。吊橋在他面前慢慢放下來，格吱格吱地響着。僕人們互相咬着耳朵說：「老爺回來啦，小心啊！」

黑熊走進寬大的客廳，客廳裏滿是雕刻精細的家具，綉金的地毯和窗幔。到處擺設着各種貴重寶貝，像鑲着碧玉和紅寶石的瑪瑙杯啦，彩陶的盤子啦，珍貴的瓷器啦，還有裏面裝滿了項鍊和首飾的大箱子。城堡的地窖裏藏着各地的美酒，谷倉裏堆滿了一口袋、一口袋的上等小麥。城堡的瞭望台周圍是一片大花園，用玻璃的牆圍着，花園裏一年四季開着各種各樣稀有的鮮花，結着各種各樣罕見的果實。所有這些奇珍異寶都是黑熊老爺的，都是屬於他一個人的。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種田人却餓着肚子，穿着破衣服，在辛苦地耕地、收割麥子，這些麥子他們自己是吃不到的。米歐麗莎和她弟弟拉都都在樹蔭底下放豬羊。他們總是非常小心，那座城堡他們是連手指頭也不敢去碰一碰的。因為，假如碰上一碰，那老爺和他的管家就會認為他們不尊敬老爺了。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春天過了是冬天，冬天過了又是春天。可是對普通人來說却永遠是冬天。黑熊呢，永遠享受着豐富的筵席和逍遙自在的散步。

有一天，兩個孩子爲了追一只

走失的母羊，走進了樹林深處。他們無意中看見一朵玫瑰花，一朵小小的紅玫瑰。這朵小小的花兒在一棵松樹底下剛開不久，樣子非常嬌嫩。這花是怎麼長出來的呢？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孩子們可不知道了。他們屏住呼吸，悄悄地走近去，生怕空氣微微攪動一下就會把小玫瑰的花瓣吹落。他們不聲不響地坐在它旁邊，讚賞地看着它。這朵鮮紅的小花兒怎麼能在草叢裏生長呢？也許是從城堡內華麗的花園裏逃出來的一顆小種子吧！一顆可憐的種子，碰巧來到這裏的樹下開了花。

風可能把它刮走，羊羣可能把它吃掉，馬蹄也可能把它踩死；可是，不，它活着，它長大起來，竟然開了花！

「它穿的可是緞子的衣服哩！」米歐麗莎嘟囔着。

「它衣服的颜色像櫻桃，像晚霞！」拉都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麗的玫瑰花。」

「我從來沒聞到過像這樣撲鼻的清香。」米歐麗莎說。

兩人一起輕聲說：「玫瑰小姐，你多美麗，多香啊！」

「好的，玫瑰小姐，我們就照你的話做吧，」米歐麗莎很有禮貌地回答說。

「我們決不會讓你受傷，」拉都說。

他們小心地把這棵小玫瑰花摘了下來，拉都把它藏在他的破衣服裏面。他們把它帶回自己的茅屋，種在一個土盆裏。

晚上，米歐麗莎唱歌的時候，小紅玫瑰就在屋子裏散滿了香氣。

過了幾天，黑熊老爺把他的總管叫到跟前，對他說：「一切事情都不能再叫我高興了，你去給我找個消遣的辦法吧。要是找不到，就得挨一頓鞭子。」

「老爺，我給你準備準備，你明天去好好地打一次獵，好嗎？」

「不，」老爺凶暴地說，「上禮拜我打死了二十隻鹿。野豬和熊見了我都害怕極了，打死牠們實在太容易，沒意思。給我找別的消遣辦法！」

「老爺，用你新的金杯喝一些匈牙利酒好不好？」

「不，我現在不喝，我已經喝了不知多少升了。給我找別的消遣辦法！」

「那裏，老爺，我去叫花匠給你拿些奇異的花來好不好？」

「不，什麼花也不好看。我一點也不喜歡，我悶極了。」

總管感到很爲難。他還能想出什麼來呢？老爺又不餓，他已經吃够羊腿、嫩雞、蒸餅和奶油。老爺也不渴，他不愛鳥，也不愛花。忽然，總管想出了一個主意。

「老爺，你想聽歌曲嗎？」

「歌曲？沒意思。」

「我聽說村上一個小姑娘唱得非常好，還會編各種各樣的歌曲。」

「這個小丫頭是誰？」黑熊問道。

「是你的一個奴隸的孩子，老爺。」

「那麼派人去把她找來，既然沒別的消息，就叫她來給我唱吧！」

「唱呀，不唱就揍你！」
「唱呀，不唱就叫狗來咬你！」

米歐麗莎還是不唱。她吓壞了，心砰砰地直跳。她那對藍眼睛不敢轉過去看。看黑熊那副可怕的面孔。她的兩只小手像葉子一樣簌簌亂抖。守衛們凶惡地逼視着她。

「去把她父親找來！」主人說
守衛們跑到地裏，把米歐麗莎的父親抓了來。

他們把他帶到老爺面前，老爺皺起眉頭說：「叫你女兒給我唱個歌！」

「她聲音小，」父親說。

「叫她唱，混蛋。叫她快唱，不然，你可要後悔的！」

「她胆子小，」父親說，「她不過是個孩子，一下子就吓住了。」

「你竟敢跟我頂嘴，」黑熊叫了起來，「給我這混蛋抓起來，扔到頂深的地牢裏去，把那女孩子也關到塔裏去，等她肯唱歌的時候才放她出來。」

× × ×

晚上，在茅屋裏，拉都、他母親、老祖父、老祖母他們空等了一整夜，父親和小米歐麗莎都沒有回來。他們被老爺關起來了。

「不知道他們現在是死是活，」母親說，「讓黑熊抓了起來，總不是好事。」

「我要是一只小鳥，就要飛過

厚牆，去和他們說話，」拉都說。

「黑熊的監獄和地牢沒有天窗，也沒有窗戶！」

「那麼，我要變成一陣風，什麼地方都能鑽進去，」拉都說。

「出了什麼事啦？」土盆裏的小玫瑰問道。

於是拉都忍住眼淚，告訴小玫瑰說，他的姐姐因為沒有給那可惡的老爺唱歌，老爺的守衛已經把他父親抓走了；現在父親和姐姐都給老爺關在那裏。

「給關在牢裏了？」小玫瑰又追問了一句。

「關在一個很深很深的監獄裏面，沒有天窗，也沒有窗戶，四周還圍着厚厚的牆。」

小玫瑰好像在那裏思索。忽然，它站起來對拉都說：「給我一點水，我渴了！給我一點水，沒有水，我就長不大了。」

拉都把水壺裏剩下的一點點水倒在土盆裏。

不多一會兒，玫瑰就長大了。

「够了嗎？」拉都問，「你還覺得渴嗎？」

「我還渴，渴極了。」

「水壺裏一點水也沒有了，玫瑰小姐。」

「我渴得要命。」

「天太黑了。」

「你去找點水來吧，拉都！」小玫瑰輕輕地嘟囔着說，「我有水才能長大，才能把小綿羊米歐麗莎和她父親救出來。」

「怎麼救法呢？」
「你等着瞧吧，現在快去找水來。」

拉都在黑夜裏跑了出去，打了一壺泉水，馬上跑回來，把水全都倒進土盆裏。

突然，那棵玫瑰長大了，越長越大，越長越快。它那結實的長枝一直往門邊伸去，枝極上長滿了硬刺。

「拉都，看我長得多快！」小玫瑰說。接着它又說：「貓兒小心的刺，狗兒留神我扎你。」

最後，玫瑰怕吵醒剛剛睡着的老祖父和老祖母，就輕輕地對拉都說：

「拉都，把門打開。」
玫瑰的枝極繼續不斷地長，它們穿過門檻，越過一條一條的小路，出了村子，爬上田野和草原，直向松樹和城堡那邊奔去。

× × ×

這時候，老爺正在高高興興地吃着，喝着。他把幾個人關進了監獄，心中高興，就覺得飢渴起來。他獨自個兒坐在一長桌子面前，一大羣僕人侍候着他，不斷地給他端來烤鵝、小豬、鹿肉和一瓶瓶的酒。

可是，突然間……

突然間，嘩啦一聲，震得牆壁都搖晃起來。煙灰和塵土從煙筒裏刷刷地落下。

「怎麼回事？」老爺吼叫着說，「是誰這樣放肆？」

嘩啦啦又是一聲，接着，總管奔進來說，吊橋塌下來了。

「是誰幹的事？」老爺說，「是誰敢來冒犯我？」

「我不知道。」總管說，「是一些綠色的樹枝……」

「你瘋了嗎？綠色的樹枝！」

「是的，可敬可畏的老爺，是綠色的樹枝。長滿了刺，看上去像是玫瑰花枝。」

「你這不是在笑話我嗎？玫瑰花枝會來摧毀我城堡的大門？哈哈，哈哈！」

可是他忽然停住不笑了。原來外面又傳來一陣陣的巨響。守衛們慌慌張張地跑來報告說：有一些長滿了刺的綠色樹枝在攻打圍牆，它們連最小的縫都能鑽，石塊挨着了也紛紛掉下來。他們異口同聲說：這是一枝很大的玫瑰花。

「哦，我明白了，」老爺說，「這一定是一枝成了精的玫瑰花。但是我們可以用辦法把它弄死。它究竟不過是一枝玫瑰花。」

他馬上跑進了瞭望台的高房子裏，打開窗戶，把身子探出窗外，向外面叫喊。他的喊聲穿過了黑黝黝的松樹梢：「多布魯查的巨風啊，快來救我。你能把一切東西吹枯，你能毀掉一切花草樹木，多布魯查的巨風啊，快來把這枝可恨的玫瑰花吹枯。」

於是，在深夜裏，刮起了一陣黃澄澄、淒淒涼涼的大風沙。啊，這就是多布魯查平原上又猛烈又乾燥的巨風，它遵照大老爺的吩咐趕

來了。

黑熊又死勁喊道：「巴拉崗沙漠的巨風啊，你也跟着來吧！巴拉崗的巨風啊，你也來吹毀這些玫瑰枝極！快來啊！」

於是，從遙遠的羅馬尼亞國土上，也捲起了一陣大風。巴拉崗的熱風拚命地趕來了。

黑熊的聲音又響起來，他叫道：「海風啊，把船隻扔到岸上的可怕的風暴啊，快來救我，來把這枝玫瑰連根拔掉，把它的枝極打得粉碎！」

於是，從波濤洶湧的黑海那邊，也呼呼地吹來了一股大風。

老爺把所有大風、颶風和乾風都叫來了，他想叫它們同心協力，一起來毀掉這綠色的玫瑰花枝。

可是，玫瑰花枝還是不斷地長啊、長啊！它的枝極伸到了地牢邊，用綠色的刺抓住大塊的石頭。水泥一塊塊地往下掉，沉重的石塊搖晃起來。玫瑰花枝又往前一推，牆就塌了下來，揚起了一陣白色的塵土。所有被老爺關着的人都恢復了自由。

玫瑰花的枝極繼續往前伸，一直伸到圍着米歐麗莎的塔邊。堅韌的刺攀住了大石塊，塔就倒了下來，但是米歐麗莎并没受傷。

米歐麗莎看見了一朵新鮮的小玫瑰，小玫瑰對他說：「快回家吧，米歐麗莎，跟你父親和村子裏的人們一起回去吧！老爺再也不會欺侮你們了！」

玫瑰花的枝極又伸到瞭望台邊

鑽進了大石頭的隙縫裏，整個瞭望台就塌了下來。

老爺還在呼喚山上的暴風，沼澤地裏的寒風，毀壞松樹和木屋的狂風。可是玫瑰花的枝極終於把他纏住了。老爺已經沒法動彈，守衛也都給牢牢地綁住了。狂風還在倒塌的城堡上吼叫，可是已經沒有用了。

黑熊和他的手下人就這樣死了。米歐麗莎和她父親，還有所有被老爺關起來的人，就這樣得救了。

他們回到村上的時候，太陽正

神燈

· 舍格 ·

每晚散步歸來，北邊山嶺上一團密集的燈光，斜映在路旁的溪水裏，彷彿一簇小小的星星擁抱着，光亮閃爍。

我老愛駐足片刻，遙望山嶺似星般的燈，低頭凝視溪中似燈般的水星。

「小靜，這是燈，還是星？」我指着溪中的燈影，問陪伴我散步的小女孩。

「都不是。」小靜搖搖頭。

「不是燈，也不是星？」我惶惑地問。

「是神燈。」

「神燈？」問我：「誰告訴你的？」

「奶奶說。」

「奶奶怎麼說？」

「奶奶說，神燈給人們照亮路途，指示迷津。爺爺年青的時候，曾受過神燈的恩惠；他在找尋奶奶的窗口時，就藉助神燈的光芒。」

從山頂昇起來，像玉米一樣黃澄澄的陽光輕撫着米歐麗莎的頭髮。惡風已逃得無影無踪。米歐麗莎又唱起歌來，大家都神往地聽着。

她今天唱的歌，比山泉還清涼。比花瓣還要輕盈，比鋼絲還要堅硬。玫瑰花很高興，它偎依在米歐麗莎的身旁，在晨曦中閃閃地發出光芒。

村人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舞會，來慶祝自由。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手拉着手，男人和女人跳着圓舞。不跳舞的人跟着米歐麗莎唱歌，那枝玫瑰也悄悄地溜到外面，用它的可愛的花朵把所有的茅屋都裝飾得漂漂亮亮。

唱吧，米歐麗莎！唱吧。跳吧，拖着兩條像夏夜一般烏黑的辮子的米歐麗莎、長着像母忘我草一樣藍藍的眼睛的米歐麗莎，和那些男孩子們在一起唱歌吧！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這枝長着這麼有力氣的枝極的玫瑰花是什麼。這就是幸福的玫瑰，你們可別忘記。它的種子生長在男人、女人、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心裏。等到它長大了後，它的枝極就會比監獄的牆更堅硬，比厚厚的城堡更結實，比沙漠地帶的狂風和海上的暴風雨更有力。

「奶奶的話你懂嗎？」

「我懂。」十歲的小靜瞪大眼睛。我看着小靜的臉，小靜凝望着山嶺的燈。

今夜，我又佇立溪邊，痴望，沉思。山嶺的神燈數次明滅，溪中的水星幾度殞落，我的心也隨着深沉。

居住在溪水盡頭的人兒，在你的窗口看不見北邊山嶺上的神燈，你的窗下溪水裏有沒有一簇水星？

此刻，溪邊的蛙鳴已停息了。這裏很靜。我面對着神燈細訴，讓神燈與水星寄語你的窗口。造物者賜我一顆心，教我想，想我所愛的；造物者賜我一雙眼睛，教我看，看我所喜歡的；但，爲什麼不賜給我一份勇氣？

你有心，妳也有眼睛，妳有沒有勇氣？可是，我知道妳有矜持。神燈在閃爍，溪水在流動，水星被流水沖散了，我的心在跳躍……

遊萬拉峇魯



楓林

「好了好了，你們看前面的路多直！」老廖的話，把我們的爭執打岔了。的確，前面騎着一條筆直的路，遠遠的沒在夾道的樹林中；在汽車

「喂！不要老是這一套了，你們看我滿身是汗！」「司機」老黃不平地說。

室中。「老林帶着鼓勵的口吻說。」廣闊的原野，又能使我們心胸豁達！」我接着說。

「所以我勸你多來跑跑，不要老是就在斗

標準的「井底蛙」。尤其是小林，他不時嘆道：「噢！這景色多難得！」

啓程前，我們弄來一輛私家車，在放足馬力之下，轉彎抹角，過了蜿蜒的山路，衝進一碧萬頃的稻田，高脚「亞答」屋，雲絮覆蓋下的遠山，都在我們眼中隱去。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三數朋友到了萬拉峇魯。萬拉峇魯的確值得一遊：她有一條明艷的吉輦河。這條河沒有橋，過客只能靠舢舨來往去巴里文打鎮。但我覺得，吉輦河跟麻河顯然可相抗衡，祇是少了墨人騷客的禮讚，故默默無聞。

飛馳之際，那筆直的路又開朗了，接着是一段頗陡峭的山路。

大約經過二十多分鐘，我便到達萬拉峇魯市區。市區只有幾棟建築物；行人也不多，顯然，這裏跟西嶺沒有甚麼差別。可是，這總不會是西嶺呀！

我們在河畔停了車，大家都跳出車來。於是，明媚娟秀的吉輦河盡入眼底。小林第一個讚嘆道：「啊，多美的河！」

「佳景要靜靜的欣賞，回去慢慢的描呀！」老黃詼諧地說。

我們徜徉在河畔，踏上「河心亭」，倚着欄杆眺望。只見一些小舟橫躺在河面，來來往往的舢舨上，搖櫓的印人，正用力的划着。舢舨緩緩的划向河心，緩緩的划近渡頭。傳說這條河裏有小鱷魚，可是，嬉水的人們仍絡繹不絕。他們赤裸着上身，在盡情嬉戲、歡笑。水光映着白雲，微風吹過河面，皎澗的水面輝映着碧天，似詩似畫。還有獨釣的人兒，那種生活，難道是人間所能有的嗎？

在靜靜的沉思中，老黃又來了：「喂，別忘了，老陳老林兩位，回去各做一首詩；老廖回去寫篇遊記！」

「啊呀！人們的靈感，都給你趕走了，你要賠償的呀！」小林幽默地說。

「够了够了，你們聽對面傳來的歌聲，如果在月明星疏的夜晚，該怎樣形容？」老林突然這樣問。

「水上音樂！」老黃說。

我們談着許多有趣的問題，而且盡情大笑，把一切煩惱都忘了；然而，時間可不會忘了我們，在聲聲的「吉輦河，妳好！」中，我們依依的離開了它。

沙啞的腔調

閃亮

「我沒有愛過這世界，它也沒有愛過我，」

（拜倫）

我却負着生命，帶着清的眼光而來；

我想去走遍這世界，

「我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愛情？」（海涅）

太陽以火熱的真情苦戀着受難的大地，

月亮又以太陽的光向人間迴照，

海浪洶湧地奔向海岸，在岩石間留下語絲，

哦，那是生命中的愛情，愛情中的歌唱，

我知道了愛情，我做做海浪開始去歌唱

唱來却不像「布穀鳥的歌曲」，只是沙啞的叫喊；

這叫喊也許會飄進高貴的書室和講堂，人們也許會瞪着驚愕的眼睛，鄙夷地冷笑。

我不願把生命和愛情埋在地下，

失去太陽，失去月亮也失去歌唱；

雖像蟋蟀鳴叫也讓它跟琵琶應和，雖是淒楚的哀吟也跟谷鶯競唱。

假如我的歌唱能像火一樣燃燒？

不向焚着高貴的書室和講堂，

不向焚着柴堆和荒原的野草，

火焰卻能發出同樣的熱，跳出同樣的光。

晚 年

區璣

馬英祥今年七十二歲，已經顯得非常老邁了。他的背彎下來，兩腿不良於行。此外，他還有高血壓和風濕這兩種疾病。

在今年二月以前，他還不覺得自己已經很衰老，無事大都要親自去處理，而不借重他的四個兒子。有時，他心血來潮，還要叫他的小兒子開車送他到膠園和鑛場去看看。當然，以他那樣的年紀而論，做這種事是極不相宜的；他的汽車又是一九四九年的舊車，機件早就損壞不堪。而那些膠園和鑛場的道路，又是那麼崎嶇不平。

可是過了三月初旬，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天晚上，他從辦公室裏回來的時候，沒有像平時一樣跑到沖涼房裏去，而是默不作聲地進房睡覺去了。他的老妻聽見沖涼房裏沒有聲音，就跑到臥房裏去看看。這一下，他才發覺他和衣躺在床上，連那雙穿了兩年多的破皮鞋也沒有脫去。

「你今天怎麼啦？」她走近去看了看他。

「不知甚麼緣故，我有點不舒服。」

「我看還是去請個醫生來看吧。」

「我沒有甚麼病呀，只要躺一會就行了。」

不錯，馬英祥四十年來都沒有看過醫生，也不信任醫生。可是這一次，他却需要醫生了。那個醫生替他仔細在檢查一番以後，發覺他的血壓益高，肝臟也出了一點毛病。

馬英祥在過去的五十年中因為太忙碌了，所

以沒有時間生病，更沒有時間去求教醫生。他親手創立起來的十二間商業機構，一天也缺少不了他。他的那些兒子，除了賭博、遊蕩、狎妓、鬧禍以外，沒有幫過他半點忙。可是現在，馬英祥不得不承認一個七十二歲的人是相當老了，已經到了百病叢生的時候。

那天晚上，當醫生回去以後，他吩咐他的媳婦們把他扶到一張椅子上去，然後將老妻叫來，帶着悲哀的聲調說道：「三妹，我們都老了，需要休息了。」

「是啊，這二十年來我一直都是這麼勸你的。」

「可是你知道我們的孩子都不成器啊！老大最近賭輸了，在膠園裏搵用了五萬塊錢；老二找了個不三不四的女人，我化了兩萬兩千塊錢了清一場官司；老三同黑社會的人往來。外面有許多謠言，說他德惠別人來綁我的票；老四呢，十天之中倒有九天醉得不省人事。像這樣的四個寶貝，你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你總有一天非交給他們不可呀，你不能永遠管下去的。」他的老妻這樣勸他。

「我不忍心看見我們的血汗落到別人的荷包裏去。」他說：「打從我二十六歲那一年和你結婚以來，我們都沒有清閒地生活過一天。我們住的是四十多年前買下的老房子，吃的是粗米淡飯，穿的是粗布衣服。前幾年爲了節省交通開支，

才化兩千元買了一架二手汽車。」

他的老妻同情地望着疲憊不堪的馬英祥，他接下去說：「我既然賺了這麼多錢，也想抽個時間痛痛快快地玩幾年的呀！二十年前，我就打算着到瑞士去玩一趟，聽說那裏的風景很好。可是算來算去，我總覺得我沒有時間。」

「你現在還來得及呀！等這次病好以後，你可以安安心心去玩一場。說到錢財，俗語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儘可以看開一點。」

「你可不要這麼說，你何嘗看開過了。我勸你吃得好點，穿得好點，而你還是那個老樣子，像叫化婆子似的。」

「我兒孫一大羣，穿得好有甚麼用呢！何況別人也不會因此而看不起我。」

「話不是這麼說的。如果我們不想在年老時享幾年福，這一生又何必這麼辛苦。」

「不錯，我們從來都沒有享過福。等你病好以後，我們好好地玩幾個月吧。」

「從前我們爲自己節省，一個錢也捨不得化；現在有了錢，還是照着老樣子生活。」

「我聽說你現在每一天的收入就有一萬八千塊錢；照這樣說起來，一天的收入就可以買一幢房子，一架舒服的汽車。而我們現在住的房子和那架汽車，還不如隔壁開飯舖的亞順。」

「你現在怎麼也說這種話啦？」

「我怎麼能不說呢，你今年七十二歲，我也

七十歲了，還能活得了幾年。我聽說老二前幾個月輸了錢，寫了一張五年期的欠據，年利三分；他們分明是看出我們不會活得長久的。」

馬英祥伸出一隻枯乾的手來；這一隻手就是五十年前挖過錫鑛的手，四十年前整過荒的手，三十年來忙碌不停的手，他握住了老妻的手說：「這一次我們一定要清閒地過幾年了。我要用五萬塊錢買一幢房子，化一萬塊錢來買傢俬；我要買一架美國的大汽車，僱一個會做菜的女傭……」

「這是應該的，」老太婆說：「我也想買點東西了；我想買一個軟膠的床墊，前些日子我在李家見過的。這東西會使我的老骨頭舒服。我也想买一對金手鐲，這是我想了五十年的東西。」

「你爲什麼不早說呀，這些東西我只要半個鐘頭就賺回來了。」

「唉，我看你自己是這麼節省，我怎能把話說出口呢？」

馬英祥歎了口氣，說道：「照這樣看來，我們是替兒女當牛馬啦！不行，我們得享一點清福，我們老了！」

老太婆回憶起這一生，兩滴老淚就從多皺紋的面頰上掉下來，她倒並不是抱怨生活，而是覺得他的老伴太辛苦了。他自從十九歲那年來到這片土地上，便幹起開鑛的工作來，前後遭過好幾次危險。後來總算托天之福，他脫離了鑛場，和一個小同鄉去墾芭種膠樹，這才慢慢發達起來。她自己在二十四歲那一年，經親戚的介紹，到馬來亞來同他結婚。他們雖然從未見過面，可是婚後的生活却非常美滿。她後來替他生下六個孩子，現在一個個都茁壯地活着。

「三妹，你爲甚麼要傷心啊？我不是沒有甚麼病嗎？」

「你的病雖然並不緊要，不過你實在應該早幾年休息才對。」

「從今天起，我打算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給孩

子們，我要休息了。」

他的話使老太婆感到慰藉，因爲她在最近二十年來就有一個願望，希望和老搭檔在一起過一段清閒的生活。在過去的五十一年中，她不記起有那一天他曾經好好地陪伴過她。

「一個人除了賺錢以外，還應該享樂一下才對。要不然我們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爲的是甚麼呢？等我病好以後，我要把西郊的那所新房子買下來。從前我老是覺得它不值八萬塊錢，所以一直沒有買，但現在我決定買它了。等到舊曆年過去以後，我們先到日本去玩一個月，明年到瑞士去，後年到美洲去。我們一點也不要節省，因爲我們已經節省五十年了。」

「就照你的安排做吧，不過你現在需要休息了。」

以後的一個星期，醫生天天上門來替馬英祥看病，祕說他的病就攔得太久了，假如能早幾年發覺，情形一定不會這麼壞。照他現在的血壓情形看來，沒有在過去幾年死去，實在是一件僥倖的事。不過馬英祥自己還是很樂觀，他覺得他的身體一向都很健康，足以活到九十歲。直到現在，他依然相信只要在家裏休養幾個月，他的健康就可以恢復了。然而事實上並不如如此，他的高血壓病如果不是經常服藥，隨時有暴發的危險。他的肝病也到了相當嚴重的階段，不醫治是不行的了。

馬英祥每天躺在臥榻上，焦躁地等待着自已的病好起來，以便實踐他的遊歷計劃。此外，他是一個過不慣清閒生活的人，一旦躺在病榻上，覺得生活完全越出常規了。

他的那些兒子們，聽說父親病倒，都鬆了口氣。因爲這許多年來，社會上的人都奉承他們，把他們看作財神。實際上他們每個月所得到的零用錢，還不及一個踏三輪車的人多。不過別人都知道他們有一天會得到大批的財產，只要他們出借票，誰都願意借給他們。所以到現在爲止，他

的兒子差不多都是債台高築的了。這些兒子們聽說父親生病，都一個個跑來看他，打聽他的病情。而骨子裏呢，誰都不願意他過份長命。

「我再也不能替你們管理這些產業了，」他說：「今後是好是壞，全憑你們自己去做。我同你們的母親節省了一輩子，要到現在才想通。等過了這個舊曆年，我們打算到國外去遊玩去。要不然，我們是再也沒有機會了。」

兒子們對於父親的意見都極爲贊同，並且表示他們有能力管理他們的產業，勸他安心靜養。但是，馬英祥所患的並不是那種易於醫治的小毛病，他的病情再也不能使他達到享受人生的願望了。就在這一年舊曆臘月二十三日的晚上，他的病勢突然變得非常惡劣，當醫生趕來診斷的時候，說是他的病已經不是醫藥所能治癒的了。如果情形轉好，他或者還可以拖上幾個月，否則的話，每一分鐘都有喘氣的可能。

馬英祥的老妻到床邊去看他，竭力地隱忍着內心的悲哀，哄騙他病情沒有甚麼轉變。但馬英祥自己很明白，他覺得這場病或者是最後一場了。他對他的老妻說：

「太遲了，一切都太遲了。我從前一向以爲還有許多日子供我享一享清福，可是現在已經沒有日子了。我前幾天打算着要同你一同到新房子裏住幾天，現在大概也辦不到了。唉，老伴，你叫我怎麼閉得了眼睛呀！」

老太婆偷偷地拭眼淚。

這一天晚上，大約兩點鐘的時候，馬英祥噁了氣，連陪伴在床邊的老妻都不能確定他是在甚麼時候死去的。



沙灘上

(外二章)

·林蕙·

一個脚印被溼沒了，
一個再印上；
去年拾貝殼的人遺忘了，
今年仍有愛貝殼的人到來！

藍空

蔚藍的天空，
湛藍的海洋，
吞沒白帆於深處，
冷酷的浪花翻騰着，
探洋人的心，
仍如溶岩熾烈。

貝壳

用智慧的肉眼，
織織一個藍寶石的天空，
以及星夜的默戀。
啊！淘氣的孩子來了，
把你籍出在岩罅，
美麗的夢幻就成泡影。

晨歌

·李巍·

當濃霧瀰漫原野，
我踏着第一聲雞曉起來，
揭開大自然的幃幕，
漫步在濛濛的小徑。

霧氣潤濕我苦澀的心田，
靈氣沖醒我昏迷的理智。
權將自己擬作幽靈，
我腳踏過山巔又峻嶺。

這肅穆的刹那，
清晰的鐘聲迴蕩復迴蕩。
我踽踽獨行，
我是早晨唯一的踪跡。

詩人

·林蕙·

在憂鬱和歡樂中你編織着自己的夢，
在生命的餘燼裏你重燃起愛情的火焰；
在黑暗中我見到你的影子，
在微風裏我聽到你的聲音。
你惹起這世界的喧騰！
你激怒凡塵以外的鬼神——
你的聲音衝擊着「狄洛斯島」週岸的波濤，
你的夢化成無數雲朵在愛琴海上空飄遊。

你以嘆息寄與愛你的人們，
你以微笑報答恨你的你們；
你會彈唱田園的情調，
你也會吹奏柔和的笛簫。

因為人類是聚居在許多有不同音腔的區域，
你的國也不是建立於無聲的土地，
你用「金黃色的七弦琴」挑撥你自己的曲譜
從不理會「阿波羅」和「九女神」是否發怒？！

倔强的生命

·趙涿·

不知經過多少次刀斧無情的砍伐，那籬邊的
芭蕉樹又冒出了新芽。
新芽綻了，放出幾片嫩葉。
你看，又惹你生氣啦！再來一陣瘋狂的刀斧
，黑色的土壤上又恢復了乾淨。
然而，有一天芽兒又從土壤裏探出倔强的頭
顱，在你不經意時放出了幾片嫩葉。

微風給它帶來細語，似乎說：
「正如你，我也有生活的自由，不容人干涉
！」
「正如你，帶生命到世界裏來爲了要開花
並不是妥協！」
你怎麼說？你的回答是憤怒的搖頭，還是慚
愧的沉默？

瀑布

·王驥·

我聽到，我聽到了啊，
你那雄壯的歌聲，
宛如轟轟的巨雷，
撼動着蒼翳的森林。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啊，
你那皎潔的綾羅，
從千澗的岩岸，
撒落到低陷的地方。

呵！乳白色的精靈，
隨着歌唱跳躍，
飛到更遠更乾的灌木上，
帶着愛情到處播揚。

上帝的傑作，造物的寵兒，
你可會清楚地聽到，
我踏着山路的輕響？
我心湖湍激的波浪？

亞答樓隨筆

· 新客 ·

談人名

我又添了一個女孩，這小傢伙當然給我帶來許多煩惱，但最傷腦筋的還是不知爲她取個什麼名字才好。想來想去，我爲她命名「早秀」，因爲她本不月就急不及待地從她肚子裏跑了出來，套用新名詞是叫「早產」，於是以此爲名，既是觸景生情，也不能免俗的取個吉兆之義。

孔子也說：「必也正名乎！」可見這正名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個人最低限度有一個名字，甚至有的二三個，有的七八個，諸如乳名，學名，寫文章用筆名，作壞事要化名，做明星得有一個响亮的藝名，跑江湖的也有一個渾名，這一來蔚成大觀，莫知所名。其實，名字不過是代表某人的符號，或稱謂上的呼號，倒也平常。但如來有與緻，把一些人的名字推敲一番，却能反映出社會意識和階級意識來，那是很有趣味的。

在鄉間的老百姓，尤其是婦女們，天和和貓狗打成一片，她們熟習這些家畜，也最愛這些家畜，當生了孩子時，就賜名「阿貓」、「阿狗」，這是很自然的。有的人孩子特別多，乾脆就按着長幼的次序，叫做「老大」、「老二」、「老三」……，這也直截了當。有的人窮了一輩子，希望自己將來的孩子成爲富翁，就叫他「生財」或「大富」，至於這孩子將來能否一如其名，那是後話。有的人在外面做事久了，流動性很大，偏偏到一處就生一個孩子，就以地名作人名，比

方在星加坡生的就叫「星生」，在吉隆坡生的就叫「吉生」，在怡保生的就叫怡生等等，這不知是表示榮耀？還是把孩子作爲經歷上的紀念？而當過軍人的，總忘不了他那一套老本行，也希望孩子和他一樣，起名「得勝」或「立功」。也有的人在酣睡中夢見一個巨人撲在她懷裏，恰巧她有了孕，生下來滿心歡喜，就賜名「魁星」或「夢吉」；若她心想這孩子將來長大成人一定了不起，就叫他「國棟」或「柱國」之類。好了，舉一反三，你該想到一個人的名字所包含的意義了！此外，有些人的道德觀念極濃厚，起名愛用「忠」、「恕」、「誠」、「德」等字眼。有些人一腦子儒家思想，就用「相儒」、「學聖」爲名。有些人附庸風雅，則以「白雲居士」、「掃松散人」作爲別名。至於女孩子的名字，總喜歡用「珠」、「翠」、「玉」，或有用「美」、「娥」、「麗」的。現在的更不同了，有的用變名，如「菲菲」、「露露」、「麗麗」等；有的全用洋化，如什麼「安娜」、「蘇茜」、「瑪嘉烈」、「愛麗絲」等。這樣的名字，你是很容易猜出它的意義，並且想見其爲人的。

舊書

凡是愛讀書的人，卻可能爲自己設立一個或

大或小的藏書室。因爲自己喜歡的書，大多要反覆讀上幾遍，在不知不覺中，便會有一個供自己專用的藏書之所。單把讀書成一種趣味的人尚且如此，那麼，研究什麼專門學問的人，就更加不用分說，要有一個自己用的藏書室了。

研究學問的人，大多數沒有什麼閒錢，因此他們雖未能立時擁有一個像自己心目中想要的那樣藏書室，但仍然會想方設法逐漸把書買回來，日積月累，終於形成一個稍具規模的藏書室以供專用，這是很普遍的。

不過，在近書本深入研究時，對於特定的問題或人物，便需要種種的參考文獻。這類文獻既可以在新出版的書籍中找得出，也可以在那些自從發明印刷術以來就已經出現到地球上的書籍——舊書裡面找得到。象這頭流傳下來的書，在好古成癖的人看來，正是一件寶貝，甚至是一件超出寶貝以上的東西。也就是說，在這個變幻無常的世界上，靠了舊書的存在，證明了自古以來就有人想到與現在自己所想的完全一樣的事情，又對同樣的事情發生過興趣，這將會令他覺得要比什麼都來得更高興的。如果是一個喜歡逛舊書舖的人，他大概會多次感到這道高興吧？

有時候，我們忙裡偷閒，走進舊書舖中，在茫然望着舖內的書架時，忽然發現了一本「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破爛舊書，而又不須付出太高的代價就能買到，這時那種無法可以形容的高興，完全不是那些沒有經驗過的人所能了解的。

有人說，舊書骯髒或有臭味，是不衛生的。不容諱言，種種微菌大概都會黏到舊書上，但有微菌的又不只舊書一種，只要在買時留意一下，拿回去後就有消毒殺菌的自由，其實並沒有多大的關係。不過，把舊書的臭氣當成香味，那就未免太古怪了。

今日的舊書已經不少，而自今以後，舊書還會時時刻刻的鑽了出來。在愛舊書的人來說，最可怕也最可憎的是戰爭。戰爭把人變成機械，又

把人變成野獸，而在這些機械或野獸的眼中看來，舊書不過是一大堆廢紙，書裏所藏的喜怒哀樂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因此，也可以說：在舊書舖永遠繁榮的國家裏，人是可以快樂地過着日子；但在沒有舊書的國家裏，人不一定不能夠住下去吧？

書卷氣

我們常常看到某些店舖的招牌字，誰乎寫得方圓平正，遒勁有力，但識者却批評說：「字可寫得不錯，只可惜沒有『書卷氣』。」

我們有時參觀畫展，看到一幅山水畫，佈局超逸，濃淡得宜，但也有人發出微詞：「這只是畫匠之作，一點『書卷氣』也沒有。」

那末，甚麼是「書卷氣」呢？關於這，要加以割切解釋，真不容易，也只有用那「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老話，作一曲喻而已。

當然，所謂「書卷氣」，自不同於「市井氣」、「執袴氣」的。有人認為：只有讀書人這才有「書卷氣」。亦有人認為：「書卷氣」可於人的態度與談吐上見之。其實這也未盡然。從前號稱「書香門第」的世家子弟，雖從名師就業，最少也有十年八載的用功潛修，但大多數卻染上「執袴氣」呢？又有一些，讀書雖肯下苦功，但因爲泥古不化，成爲「讀死書」的書獃子。這種書獃子又叫作書痴，頭腦冬烘，不懂世故，他們讀破萬卷，也無半點「書卷氣」的。清人紀曉嵐說過這話：「從前有一文

士沉酣制藝（即八股文），試輒高等，濶步搖擺，言必經書，而於詩學從未涉獵，但却自謂得其三昧，即吟成七絕一首以示友云：「吾人從事於詩途，豈可苟然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諸！」這樣的詩，也豈得是詩嗎？由此看來，「書卷氣」也者，在讀書人亦不易言。

今日，有等自命老師宿儒者流，非不飽讀詩書，但也常常喜用典故成語代言，俗謂之「掉書袋」，以示胸中有物；然而，每因說來不當，弄巧反拙。這樣，「書卷氣」又很容易變成「道學氣」、「頭巾氣」、「腐氣」了。

我以為：「書卷氣」是不可以矯爲做作，更不是執滯泥古的讀書人所能有。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又云「胸有詩書氣自華」，用來擬喻「書卷氣」的內涵，庶幾近之！

蝴蝶

君紹

當雷聲乍響，敲破了蟲蛇的迷夢；當蕉葉舒捲，椰苞吐金的時候，於是，片片落葉似的蛺蝶和蛾類，像是枯葉的化身，又如剛落的葉片復活了，紛紛在大地上出現。他們，久閉在繭的棺材中，如今卻在一夕之間，自由了，羽化了，超昇了。

化腐朽爲神奇，把醜陋變聖潔，生命的神祕，煉淨了的靈魂；怎知昔日使人望而生畏的毛蟲困兒，一朝變成了天使般的面貌。生命蛻變的複雜過程，真是不可思議，難於探討，它的法力，真是使人嘆爲觀止！

蝴蝶，是春天的使者，是春神的前鋒。趁着柔美的和風，用他們那流綫型的翼槳，划着，划着，在透明無色的氣流中悠閒地划盪。有時雙翼疾速鼓拍，急急而上；有時步履旋形的蹣跚，一對一對，彼此對稱地往來穿梭迴轉；有時互爲犄角，作波式拋物綫狀飛躍，像在空氣中畫圖案。也許是詩興大發吧，或者是傾慕對方的情感火花爆裂，他們集合幾個同伴，來個新穎的土風舞，時而成S形，時而兩個S形互交重疊，迴旋地忽上忽下，演成他們王國中著名的穿花競賽。

在南方，一年四時，都可以見到他們的情影，無憂無慮，翩翩欲仙，

整天價在香的粒子載負中來往，作花的特使。他們，天生成和衆香國中的兒女們有良緣。粉蝶兒的嬌小玲瓏，正好甜豆花姐兒的保鏢。要是氣候突變，甜豆花也會慷慨地把門打開，收容這落魄的貴客，藉以躲避風雨的考驗。甜豆花、粉蝶，粉蝶甜豆花，真是一而二，二而一，相肖的程度，親密的程度，簡直早戀生姊妹。鳳蝶的富麗堂皇，卻只有木芙蓉頰大嫣紅的花朵兒，才配和他拍搭親緣；有時，龍船花那旭日般的花冠顏面，驟然盛放，林中紅光瀾灩掩映，這些衆多的花冠，天然地結集一起，便成了既鮮麗光燦又潤面紅艷的地毯。鳳蝶們把他們當作一個個的舞台，作光子振動式的顫動，表演一齣又一齣的舞劇。紫藍的天鵝絨似的翅膀，絳上晶耀珍珠似的裝飾點子；或是穿插配着兩圈小橢圓構成的兩個黃白扇形，黏貼在後翅上。胸前路膀下，不單紅斑塊塊，便是彩虹圈圈。在陽光裏，映合成一團團奪人眼目的光霧，人間天上，山靈地氣，以及所有自然界的最美色彩，都一古腦兒被他所繼承下來。

談到粉蝶和鳳蝶的近親，還有很多很多呢。蝴蝶們的宗族真是強大昌盛，面龐色詞玩多，翅形的標誌並不太分明，輩序紛雜，習性大同小異，真是難得一清楚地分別稱呼。只有在他們集腋搬家的時候，也許才可以一睹其壯大家族的陣容，探究他們各盡其妍的婀娜姿態，虹彩似的服裝；霓雲似的裝扮。但，南方得天獨厚，到處有山花紅紫，貯存着仙瓊甘釀，

（下轉封三）

我中福利彩票那天

· 方大靖 ·

七月八日下午五點二十分，我從巴士站安步當車回家來，就看見客廳裏坐着兩個人；一個是新近因開餐館而弄到焦頭爛額的石大偉，另一個是我們的房東李元森。我當時就吃一驚，因為石大偉是從不到我家裏來的；房東平時請他來看房子漏水的地方，即使跑三趟五趟也請不來。

「唉，今天難得兩位上門，真是蓬華生輝啊！」我招呼道。

他們都站起來回禮，臉上笑得大大自然。等到坐定以後，我才想起替他們介紹一下，那知他們在末進門之前早就自我介紹過了。石大偉的座位離我比較近些，所以我只好同他先交談幾句。我說：「大偉兄，最近飯館生意很不錯吧？」

「那裏，那裏，還是那個老樣子，周轉不靈呀。」他說。

「飯店用不着很大的周轉金吧？」

「怎麼能不要周轉金呢？」他扶了扶眼鏡說：「我們需要添置一批生財，要裝飾一下門面，要做點廣告，要……」

「那末你打算怎麼辦呢？」

「就是這一句話呀！」他說完，向着坐在旁邊的房東看了一眼。房東輕咳一聲，假裝到門外去吐痰。回進來的時候，他搬到對面的牆腳邊去看那張有一條牛在耕田的油畫去了，乘着這商機，石大偉以莊重而低沉的聲調對我說：「本來，你是讀書人，對於做生意這門道不會有太大的興趣。不過你知道我的生意只差這麼一兩萬塊錢周轉金，假如老兄能在這箇當口幫助我一下，我一輩子都感激你了。」

我聽了這番話，覺得滿頭霧水，不知應該從那裏說起，可是不等我回答，他却接下去說：「你知道我的生意是極有把握的，只要廣告一做開相信生意還來不及做呢。」

「你今天到這裏來，是希望我借給你一兩萬塊錢嗎？」我問。

「真是這箇意思。」他的表情非常懇切。

我忍不住笑出來，但終於又忍了回去，我說：「你像我那裏來的錢呢？難道我中了福利彩票嗎？」

他把眼睛睜得大大的，說道：「難道你沒有？」

「哎喲，你看我那裏有半點像

中了彩票的安祥呀！」

他作出信任的樣子，說道：「要不是你中了彩票，怎麼會有這多的人知道呢？」

「有此一說嗎？」

「我就是聽了這些話才來的。」

「不是的，那是我家裏的女傭人，只是一個號碼就中彩票。」

他遲疑了一會，自言自語地說道：「即使是謊言，也不應該差得這麼遠的。」

「這樣吧，大偉兄，你今天暫且回去。如果我真的中了彩票，我答應借給你五萬好了。」

他沮喪地坐在那裏，後悔自己來得太鹵莽，爲了解嘲起見，他說：「我也以爲中彩票沒有那麼容易，不過像我這樣走投無路的人，總是希望朋友發財的。」

這樣談了一會，我終於推毀了石大偉的希望，讓他失望地回去了。

房東一直在那裏看那張畫，好像要把每一筆都欣賞一番的樣子。我走到他的身邊，說道：「李先生，這邊請坐吧。」

他急忙回過身，連聲地應着。我們坐定以後，我說：「李先生，

我們有一間房子漏得厲害，每到下雨，滿地都是水。」

「該死的泥水匠，他到現在還沒有來修嗎？」他故作驚異地說。

「沒有。」

「我馬上就去通知他，叫他明天來修。」

我遞過一支煙去，他笑着拱拱手，說是已經戒了一個月了。我懷疑他是來預收房租的，因爲再過四天就到期了，所以我說：「我們的房租又要繳了，這幾天倒還方便。」

「房租慢慢付好了，」他滿臉堆笑地說：「我倒有件事想同你商量。」

「甚麼事呢？」

「嘿嘿，嘿嘿，」他作出不便開口的樣子，說道：「方先生，你知道我的房子是分期付款買的，現在每個月要付一百二十六塊錢，十五年下來就要多付四千多。所以我想同你商量，可不可以一次付給我三年的房租，以便我湊足這筆錢，一次付清它。」

「李先生，你在說笑話了，我那裏來這麼多錢啊。」我說。

「你才是說笑話，方先生。中了福利彩票還說沒有錢，要怎樣才算有錢呢！」他做了個鬼臉。

「啊，原來你也得到同樣的情報了，」我說：「其實這完全是抬舉我，根本沒有這回事。剛才那位朋友到我這裏來也說我中了彩，要借兩萬塊錢救急——我倒希望我真的做了富翁。」

「難道你沒有中嗎？」他開始有點尷尬。

「如果我做了三十多萬塊錢的富翁，我還會安安靜靜地就在家裏嗎？」

「那末外面的傳言是怎麼來的呢？」

「誰知道！他們或者是想給我一個好口彩。」

「這些人真是豈有此理！閒着沒有事故，居然放這樣的空氣。」

「是啊，真是無聊。」
他開始有點坐立不安，向着四周打量一下，自言自語道：「我相信這是謠言，要不然你還會住在這裏？」

我送他出門的時候，他走得十分匆忙，連修房子的事也沒有提一句。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拿着夾草刀去園子裏剪草，看見鄰居陳太太也在那裏淋胡姬花。她見我走近，就笑着對我點頭，使我感到頗不自在。因為最近這一個月來，爲了她家的花貓常到我們廚房裏來偷東西吃，我們只好一看見貓就趕。陳太太看見我們趕她的貓，心裏頗爲不滿，所以見面的時候總是板着臉。

當我把籬笆上的一條枯藤剪斷的時候，我聽見陳太太說道：「方先生，怎麼還有閒情弄園子啊，講個花籃不是很好嗎？」

「在家裏閒着沒事做，到園子裏來活動活動也好。」我笑着說。「你們大概要搬家了吧？」

「搬家？」我吃驚地說：「我沒有搬家的意思啊。」

「你們這麼可能在這座房子裏耽下去呢！」她說話的音調有一種妒忌的意味。

忽然我想起福利彩票那件事，這才明白她所指的是什麼了。我說：「我沒有想到你也知道這個消息了。不過事實上，這完全是個謠傳！」

「還說謠傳呢，」她用媚眼望着我說：「最新式的收音機都送來了。」

「哦，那是一位朋友要到星加坡去，託我替他保管的呀。」

她用鼻孔出氣，表示不信任。我呢，反正被人看作富翁沒有甚麼壞處，便節省一點氣力，不想爲這件事爭辯了。

到了這一天下午，一個業餘的保險公司經理來看我。

他是我的一位同事的朋友，平時常常東顧西顧做生意。他剛一坐下，就滿臉堆笑地對我說：「方先生，現在你身价高了，可不能再保險啦。」

我本來因爲午睡時間已到，很想睡一覺的，現在被他這麼一打岔，心裏就老大的不高興，我說：「你恐怕又是聽到甚麼謠言了吧？」

「你說笑話啦，方先生。外面的人都這麼說，那裏還會是謠言的呢！」

「好啦，」我說：「如果我有三十七萬塊錢，一切問題都已解決，還要保什麼險呢？」

「這話就不對了，美國有許多百萬富翁都是保了險的。」

「可是我的想法與他們不同，我有了錢就不想保險了。」

「方先生，」他取出一疊紙來，對我說道：「現在的保險跟過去不同啦！你看，保額美金五千元，每月只繳七十元，十年之後連本帶利還給你；如果需要用這筆錢，保滿五年就可以支付一半來用……這不是等於儲蓄嗎？」

「我既然有大筆錢放在銀行裏，還要儲蓄什麼？」

「這是兩回事啊！萬一有箇意外，就照這裏所寫的數字賠償。」

他把載着數字的卡片遞過來，我用手攪回去，厭惡地說道：「到了那時候，我的癩子已經往上翹，兩條腿子歪得筆直，我還要保險公司的錢做什麼？」

「不管怎麼說，我已經上門來了，請保一點啦。」

我站起來，說道：「我平生最反對保險，好像等着自己遭遇意外似的——所以，你請便吧。」

他搖搖頭，把卡片重新疊好，放進自己的衣袋。臨走的時候，他又取出一張來放在茶几上，陪着笑說：「假如你改變主意的話，那上面有我的電話號碼。」

這傢伙把我搞得昏頭昏腦，因此我連永不會失眠的午睡也失了眠。

第三天早上，九點剛敲過，一個在航空公司裏做搭客的朋友老宋跑上門來。這小子穿着挺直的襯衣，

結一條瑞士頭帶。他把汽車門砰的一聲撞上以後，就遠遠地招呼道：「方先生，恭喜，恭喜！」

我心裏滿肚子的不高興，懶懶地說道：「你不用說了，我已經知道你的來意——你是想勸我出國遊歷一趟，到瑞士和意大利去觀觀光，旅行時最好坐你們公司裏的飛機，因爲它最豪華，最快捷，最安全，最——」

他仰着身子笑起來，說道：「那末你是有準備的了。」

「我當然有準備，如果你們招待。」

「不要開玩笑啦。」
「只准許你們同我開玩笑嗎？」
我說：「一會兒上門來替錢，一會兒要我保人壽險，一會兒要我出國去遊歷。你們不要以爲我是箇精力過剩的人，可以隨便捉弄我。」

他怔住了好一會，睜大眼睛說道：「方先生，你不必生氣呀，我只不過對你提供一點意見而已。」

「對不起，讓我清靜一點，我沒有精力向你們解釋。」我說完這句話，對他揮了揮手。

他縮了下半子，向四周望一望，就很快地走出大門，爬進汽車去了。

航空公司的職員走了還不到十分鐘，一架灰色的大汽車又衝到了我的門前來。我從窗縫中望出去，看見我的姑媽打開了車門，把一羣孩子放出來，吱吱喳喳地吵鬧。我

不假思索，連忙從衣架上把衣服取下來穿上。這時姑媽已經打開鐵門，一邊說話一邊走進來。

「看，他家的紫藤花開得這麼茂盛，難怪他有財運。」

我隨便穿了一雙拖鞋，邊扣衣鈕邊跑出去迎接。

「姑媽，你今天怎麼有空到我這裏來啊？」我說。

「你用不着裝儂，我已經知道你發了財了。」她假裝生氣地說。

「這話是誰說的？」

「當然有人會告訴我的。」

姑媽是個有福份的人，她的體重一百六十磅，有三個下巴。因為精力過剩，所以整天嘻嘻哈哈，碰到人就打趣。當下，她把沙發的彈簧坐得發出聲音來，然後以半生氣

(上接第二十頁)

到處是衆香王國的領土，居住在那其中的子民，個個受過美的陶冶，美的教化，到處爭新鬥妍，儘把藝術的手腕發揚。又像是引路的電波，衆香花各把心事，思想的精華，打成芬芳濃郁的波流，散佈空間，透露豐裕的訊息。什麼月季、茉莉、劍蘭、美人蕉、忍冬藤、風船葛和野山茶、七里香等等，甚至遍生山野的紫紅野牡丹，莫不是蝴蝶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貯糧倉庫，而烏姬花這一偉大的族系，多是紫袍金冠，極盡豪華富貴，更足增光了蝴蝶們的門楣，作可靠的後盾，使其他生物不敢正視他們。要是果花盛開的季節，還有一筆意外的財富可以分沾！

蝴蝶們有了這些豐美的糧食，有了廣闊無垠的活動場所，自可世世代代定居下去，生息繁衍，何必安土重遷，過山越嶺，作大規模的跋涉奔波？因此，在馬來亞，向未有人看過蝶群遷徙；因此，我也無法探到牠們宗族中所深藏着的神秘，欣賞瑰麗壯觀的偉大行列和多姿的場面？在這個悶雷頻傳，暴雨狂風激盪的時代中，人，要是能分享到蝴蝶們所享有的萬分之一的逍遙自在，也就夠開心寫意的了。唯其不能，於是

半儂笑的表情望着我，說道：「怎麼啦，姑媽甚麼地方虧待了你，連這麼大的喜訊都不告訴我？」

「你是指的中彩那回事嗎？」

「你既然知道，還來問我做什麼！」

「哎呀，姑媽，那完全是謠言呀！」

「謠言？」姑媽立刻把笑臉收回去，說道：「這種謠言是怎麼來的呢？我昨天聽到亞來說你中了彩票，今天早上又聽亞生提起。我想既有那麼多人知道，當然是不會假的了，那知道！」

「我明天要把這個造謠的人找出來，打他幾個反手耳光出氣。」

姑媽失望地望着我，再一次問道：「連一點影子也沒有？」

「影子是有一點，」我說：「最後一個字的號碼與頭獎只差一個字；而這張彩票呢，是我家女婿阿琳的。」

「那末毛病就出在這裏了，」姑媽說：「無論什麼事只要經過十個人的嘴一傳，就會面目全非了。」

「是啊，不知道第一個散播謠言的誰。」

姑媽歎了口氣，說道：「即使沒有中，給你個口彩也好，下個月可不要忘記多買幾張呀！」

姑媽同我談話的時候，我的那一羣表兄弟就在我的房裏穿來穿去，一下子聽見撕書的聲音，一下子聽見墨水瓶打翻的聲音。

「我昨天晚上沒有睡着，」姑

媽說：「我相信如果你真的中了彩票，對自己的婚事就該關心一點。哎喲，這幾年來，我做姑媽的真是空着急呀！」

「是的，我總覺得養老婆很容易。」

這樣談了一會，姑媽就領着一羣孩子回去了，臨走又囑咐我多買彩票。

這以後，足足有一周的時間，天天都有人上門來看我，不是同鄉會請我榮捐甚麼款，就是宗親會請我幫點忙，或者什麼慈善機關派員來同我談話。把我這個身心健康的人，弄得疲憊不堪。然而最可笑的一點，倒不是這件事的本身，而是我——啊呀，從來不買福利彩票的呀！

人們不免墮入自己編織的五彩夢中，描繪幻想，把不可能的理想當飯吃，到了夢醒時一無所得。爲了滿足超脫，求生命解放的自由渴念，不得不編造一些躲避現實的話柄來遮羞，來解愁。爲了這，「是蝴蝶夢見自己變了莊周，抑是莊周夢見自己成了蝴蝶，便成了千古啞謎，這啞謎，實在太美了，有蝴蝶的姿彩，唯其因生命是短暫的，是神秘的，是可留戀的，便無人肯把謎底揭開。這，便大有深意存在！做個哲學家吧，把深奧的哲理探究，足以使人忘了雷雨前的悶熱！飄浮在人世苦海中累乏了的我，也極願成爲蝴蝶一隻，把濁世拋棄，把生命淨化，到高空上翱翔，飢餐白雲，渴飲雨露，讓陽光的精華，把悲傷治癒。

要的是解脫，要的是自由，要的是純真，要的是謙和。我再也不想受人注目，願人世忘了我！到衆香國中去吧，過隱士式的生活，過苦行僧的生活。讓我也把醜惡的繭子咬破，把生命蒸發，把生命昇華，切着琉璃似的氣流，到永恆的天國中生活。撮取日光，剪斷彩虹，摘取幾朵麗霞，抓幾顆星星，使我變成蝴蝶，把思想美化。

